

卷之四

王銓部忍庵先生文集序



竊聞先正之言如林非盡傳也當其示國
門歲名山非不金敦玉琢既而踰昔磨滅
者不可勝數夫然後傳者之言獨立天壤
嗚呼惟其真也事固有歷百禩之遠而後
人斷以為非說有出自一人而天下必信
以為是者真偽之辯邪正判然耳先生志

氣潔清踐履純固一腔心五傾倒爲人劉
獻子所謂孝友性至忠信仁讓不待出戶
而天下自知非徒博文強識以見長先生
有焉行足以坊表人倫言足以鏃礪末俗
如顏侍郎作家訓立歸心篇以告戒其子
姓虞士之彬然質有其文者多出於槐堂
芸閣之間與與肥角方輪公伯仲自爲

師友既而邗貌孤以底於成佩服遺訓綽
有烏衣之風堅守素絲之節其猶子雷伯
氏纘承家學發先生笥藁珍重手鈔彙成
卷秩余得整襟雜誦見先生之心神識神
湧現紙上學術性術濬發行間壯日精研
經子河汾讀書錄之手眼在也晚年羽翼
師傳三原王端毅之定力同也當其簾閣

據几世之爲魯諸生漢三老往來晤語罔
非天咫民彛遇談經請業樂爲含茹陶鑄
俾之悠然有得而退其爲文鈞深致遠揮
毫落紙如珠走盤光氣宛轉洎夫司直以
勸義秉禮以維風掀髯振筆雲爾驅濤湧
雲不自禁其氣之壯而辭之嚴也事關尊
祖敬宗嘉慶以之隆冬溽暑目覽手披率

皆表章先師投葺遺獻暨邑人士之家世
氏族亦好絲分條析廣爲邑乘張本而惜
其有待心好東澗夫子之文知公者謂東
澗之有忍嚴氏庶幾昌黎之有李翱張籍
爲蘇門六君子中之一人與近世盟壇社
壇奔走蹻眇苞苴竿牘白日交馳吾友雷
伯昆仲閉戶下帷耨書田味道腴磨礪國

寶家琛寢食典訓之內頌揚庭誥如見縹
筆絳衣之儒攝齊以臨正容提命焉豐芑
繁昌高曾規矩在是手澤長留天地間讀
先生之文者鬚眉咳唾一一如見真文章
之得傳於後豈非真人品使然哉

年通家晚弟陳式絳跣氏頓首拜撰

先伯父銓部公槐川堂留稿跋

嘗觀士君子抱有為之才憑得為之藉建
樹弘偉炳耀史冊德與功不朽千古此得
志於時之所為也若夫不得志而抒寫性
情發揮理道扶倫紀而維風俗則立言者
稱焉子建有云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抱
荆山之玉著書滿家弘辭代起或其言有

傳有不傳甚哉修辭之貴立誠也先世父
銓部公一生直亮曠世典型當少壯時績
學薦行有慷慨自豎之概震自六齡稱孤
侍函丈者三十餘稔時為小子縷述往昔
生緣一紀其大凡也稔伯父家規庭誥與
廟謨碩畫口為誦而心為維者卓落不凡
天啓辛酉以恩例貢大廷歸而授經於海

陵江氏吳趨顧氏發兩家藏書讀之鈎刻
索隱含英咀華比當世制作家殆不是過
丁卯雋賢書益與先府君磨礪砥礪卓然
為真孝廉人望之若巨人長德罔敢逼視
擅才華於鳳閣標峻望於龍門伯父殆兼
之矣數上公車不第俛就選人非其志也
懸車後以其所得於古學不克行於天下

者試之鄉邑間達達獲效豈托空言者可
同日語所著古文辭多從天經人紀中磅
礪流衍油然不能自己無祝嘏諛墓之辭
以炫世及至情洋溢則掀髯振筆紛落綺
藻甫脫稿輒復削去或委諸殘編蠹簡中
不問也迨捐館後發遺篋視之自先世譜
牒外所存傳記誌銘不及什之三遺墨散

落責將安歸己未春震卧疴累月夢寐間
屢接伯父正容肅範若提命者病起兀坐
小齋稍事筆墨亟手輯其遺文裝潢卷帙
絳趺陳先生題曰槐川堂留稿辱掾筆序
之披讀之下見所為述先德誦明發者焉
見所為薦在原啟行葦者焉見所為叙師
承懷譜誼與薦蘿之繫思者焉見所為景

行邑先達與夫忠孝節義之表表者焉蓋
伯父生平擔荷名教羽翼經傳嶷然以道
德仁義為標準故見於文者真切簡嚴非
苟焉已也所謂修辭立誠其在斯乎夫言
之曠世相感者不獨於其文於其人吾伯
父行孚鄉國偶爾著述一時推惇史後世
讀其文必有能識其為人者余小子安庸

贅一辭生平知伯父如絳趺翁稱其為真
文章真人品要不外一誠為脩辭準端克
輝映先達領袖後進言立而德功竝焉寧
僅余家世世子孫傳為不朽哉

康熙己未清和下浣猶子家震百拜謹跋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槐川堂留稿目錄

海虞王夢鼎忍嚴父著

從子家震編輯
男家旅謹訂

第一卷

序

壺隱圓機叙

張氏族譜序

金氏族譜叙

王氏三塘合譜叙

山塘族譜叙

重修族譜後叙

軍支譜叙

清化支譜叙

水潭支譜叙

從孫安禮文稿叙

記

重葺昭明書臺記

山川壇記

射圃記

二烈祠記

王氏世紀劉太尉記

塔樓佛像記

三塘合祠記

第二卷

行狀

司理沈貞啟年兄行狀

孝廉繆令憲年兄行狀

孫非臺世兄行述

文學貞父張君行述

傳

夢巖張先生傳

介卿陳先生傳

葵忱沈君傳

金氏家乘小傳

金氏外傳

第三卷

祭文

祭宮保牧齋錢公文

祭餘姚令中恬年兄文

祭中恬年兄元配周太宜人文
祭大方伯曄芝孫公貳室金孺人文
祭工部員外趙前之年兄文
祭河道僉憲無盡邵君文

哀誄

海陵江契此年兄哀誄

雜著

虞山先賢畫像跋

貞壽堂詩跋

勸書華嚴經緣起

脩復張修撰祠堂小引

病中紀夢

第四卷

譜牒

始祖以下三世紀畧 先高以下三世紀畧

先考毅菴府君行狀 先母陸孺人行述

先妻丁氏行述 先弟方輪郡守行畧

叙方輪郡守宦蹟啟 戴令人傳

張令人五十壽序 周孺人傳

亡妹張門王氏行述 亡女蔣婦王氏墓述

猶子數壙誌

涵宇君傳

汝休君暨毛孺人行畧

從子君方君傳

先世墓述

家祠述畧

憶心公像贊

兆瑞公像贊

第五卷

師門友誼紀畧

叙師門一

叙同門二

叙同選三

叙同社四

第六卷

生緣紀畧

起自萬曆二十三年乙未終於康熙十年壬子

補遺

徐氏族譜序

槐川堂留稿目錄終

卷一 壺隱圓機序

自古通造化之理者參伍以變錯綜其數然後能成天下之文醫雖小道聖作之明述之其功與造化參非好學深思之士精義入神烏能挈其樞要通其條貫者乎吾虞陸仲德氏大叅羽明先生之孫也入新朝後棄去舉子業遂以壺隱於繆仲淳先生經疏一書閉戶覃思心領手輯著本草拔萃牧齋先生既序而傳之矣而又以辨脉處方之要引而未宣復為脉論之全旁搜遠撫疏通而證明之題曰壺隱圓機可謂深造自得資深逢

源者矣今年春予病血衄醫不戒幾瀕於殆獨仲德定息靜氣再三診而後處方投一二劑良已收齋先生聞之而贈以言并以贈予予媿不敢當而不能不服膺仲德仲德歛手曰予不至以無術而嘗試也有出是書者乎因以示予予伏讀而歎時醫林立徒以人費不察脉之虛實而漫施之者妄也不定證之是非而誤意之者舛也即良醫諳脉證矣非上下今古會通數十家之長要歸一家之旨而局守之者亦誣也仲淳縱橫雜博以醫國之才而小用之於方術仲德沉潛深粹以私淑之

智而精用之於師承猶之孔門得孟子而擴所未發程門得朱子而集其大成皆未親為入室弟子而賴以紹述表章之者其道始大明於世語云青出於藍而過于藍冰生於水而寒於水雖葛仙金匱之方涪翁六徵之伎無以過也然則稱圓機者何圓者不泥於方之謂也機發于此而注於彼變化之妙存乎一心倘刻舟以求劍膠柱而鼓瑟其不以成方殺天下者幾希矣譬之御車然造父傳泰豆氏之教三日盡其巧而進退中繩旋曲中規矩譬之將兵然光弼入子儀軍壁壘旌旗為之

一變亦在善用之耳是編一出病無難候之脉脉無難識之證證無難處之方豈特繆氏之功臣其為功於天下後世豈不溥哉

新莊張氏族譜後序

余與邁園張君之交也少而同事硯席壯而聯轡公車雞聲驢背土埵冰沙莫不以敦本正倫相勉砥迨邁園五年劇令半壁司城其間聚散茫茫如隔世今夏余理舊筭藏弄哀集邑中文獻跡其人物品行可為後人師法與本宗紹述者都為一編叙至張氏訪諸邁園令嗣而張子嶽貢遂以其所輯族譜示余并請序其後余惟張之著於新莊者僅以籍虞之居里名而未侈言往蹟其以畏峻法避連戍譜牒散佚之故乎余以為非然也張

子之譜重宗法也繼先志也嚴冒濫也宗法之不明由乎不重本苟知報本未有不以高曾之規矩為土金之范型張子曰先世之尺蹠思珍焉表章先世之尺蹠思更珍焉追遠之意深矣然于子耕文學所遺編弗敢稍溢與小宗之法不亦膺合乎適園鞅掌王塗之日鯁鯁以弗克修譜為慮觀其序言志可慨慕張子曰先人之手澤未竟思之責也乃畫圖而世次犁然列傳而懿行燦然述事以繼志為何如者張之先耻蒙戎籍徙伏散處幾不復合歷百年始通一線推源水木猶患未遠旁

分支派尚患未廣張子曰思更懼焉近而吾邑南張北張之閥閱遠而若漢若唐若宋之聲華累牘而誇耀之不足垂信方來烏乎敢嘻大笑哉嶽貢而上九世備矣嶽貢而下光大前列繁衍修睦安知不軼往代而炫里門乎則其謹嚴也獨宜謹嚴且備而尊祖之義益出嗚呼適園與余仲方輪為甲子同年友與余為風雨寒燈友修髯鐵面忠勤國事運丁否阮抑鬱以終余方悲吾友之弗竟其才也及觀斯譜之成又幸吾友之有子能繩武也吾友亦將掀髯起舞于白玉樓中矣嶽貢名學

思邁園之孫子也伯子溯顏尤能文季子溯孟敦慤有
父風因世誼并序之

金氏族譜序

金氏世譜肇于工部慎齋公成于司李思存公梓于耆
碩百川公皆有舊序可考至學博天符君網羅舊聞慨
然有志重葺以修文急召未遑卒業今其猶子藍玉纘
承先緒哀集遺言條系繪圖聯支晰派文章行事彪炳
簡冊既成而示余余既採其歷世博倫逸事補綴小傳
矣而藍玉仍以余為金氏彌甥也再乞一言為序余惟
金氏之譜成而三致嘒焉世之耀先闕者非炫始封之
得姓即撫徃代之偉人錫擔蟬餘醬甌蠹朽得一斷簡

輒曰賜氏當年世家奕葉而藍玉曰先人之修譜惧濫也曷敢踰舊系始自克謙公三百年世次井井勿稍溢美前徽陋世習也金之祖罹峻法而執爨遼左門祚方落冬官蔚起聲華丕顯風烈真足艷絕千古乃金之譜牒則曰吾欽先世之從戎長公也撫孤肯構之季父也事丘嫂而以壽怡也事孀母而以孝聞也端本之教所由出也若夫馭歷勞臣廉明直吏顧亦求忠于孝門斯已矣何必誇詡於徃蹟嗚呼患不知本耳本斯立萬善畢張已且夫家之有凌替者匪特後人之莫振兼由內

則之弗彰自慎齋公貞壽之堂既構節孝之名踵聞其後烈女清風奚啻貫虹射月至今令人欽服寧止感化一鄉一俗耻墮馬齒笑之粧哉世之服諸于貌巾幘懷鴈饗食臯羨者又當何如乎余故于金譜之成也不能不滋感云余先子于金氏篤渭陽之誼成所公數十年期望余伯仲者今轉以期望金之後裔未有敷天叙敬手澤惧流靡而厥後不繁昌者書戒數倫箕疇乃畀詩美錫類宗子維祺余可必金氏之慶衍無疆矣夫是為序

三塘合譜序

我王氏系出三槐實惟太尉公阜為自汴遷吳之祖厥
後三支蕃衍胥宇靡常宋咸淳末太尉五世孫榮五公
來自麥塔徙於尤涇蓋常熟東南支流也元至正末有
從尤涇遷古塘者今古塘初祖萬戶公敏是也有從尤
涇遷須里者今築塘初祖宣教公子士珍是也有從古
塘復遷常熟者今我山塘初祖學錄公裕是也循源達
委縷晰條分三塘合譜之刻其容已乎余初有事於此
宗人請曰我王之先既祖太尉矣往日三沙文獻不尚

存乎中沙西沙舊各有譜今獨譜東沙何也又進而言
曰譜東沙矣往日東沙餘派不尚存乎東沙之界涇半
涇砂山上村諸派舊各有譜今獨譜山塘何也余應之
曰南渡以來歷宋而元而明其為代也屢更由軍而州
而縣其為地也屢遷乃欲取數百年綿渺之系數百里
內四散之宗一一編綴聯緝不亦渙而難紀勞而鮮成
也哉是故徵遠不如徵近也傳疑不如傳信也今以里
地言之常熟西至之境越四十里至鄧莊村與江邑接
壤江陰東至之境越九十里至顧山與常邑接壤顧山

之址曰東舜鄉是稱古塘萬戶子孫聚族於此山塘一
帶西接小山港東達城濠循涇而居則我學錄公子孫
聚族於此百里之內址相錯俗相同載在邑乘可攷也
以世數言之王之占籍兩地也在元末明初王之發跡
江岸也給練公在景泰改元秋官叔姪在弘治改元迨
武廟登極秋官之子臬副公繼之世廟中葉參藩公又
繼之王之以碩德著望也竹泉公高隱雲林與曾王父
詩筒唱和而其子元肅元治與水簾先伯輩輝映吟壇
俱在正嘉之季上下三百年来其達者科名相望其隱

者文行相砥兩地父老道故追歡兩庠子弟連袂鼓篋
載在家乘可攷也此皆近而可據信而有徵者也唯茲
三塘合譜眎昔蘇歐二公詳近略遠而加意於微顯之
間其遺法或未泯乎尤有念焉山塘一派不肖鼎藉三
世之成勞殫五載之蒐輯亦既無漏無濫矣若萬戶宣
教兩公之後按牒而稽庶無遺佚其有同系東沙非出
兩公後者異日或再加詳焉今未暇備登也是役也虞
山經始鼎實任之古塘宗長重祿諱萬鍾荆王諱攀龍
築塘宗長惟一諱世燁御之諱以立實職其成宗英治

則名楷子工名朝柱瑞符名懋明同肩搜討之役附書

海虞裔孫夢鼎謹序

山塘族譜序

推本從生明宗類族莫要於譜譜者一氏之乘也獨詳所自出則私非其祖而祖之則誣非其宗而宗之則亂若夫世系昭穆字配生卒宅里塋丘其可知者著於篇其不可知者闕焉斯克昭世次勵宗盟爾我王氏世系載在前編其自學錄公而下輯為今譜肇自先高詳於先祖成於先子遠稽近採於從兄荆山手澤犁然而剖劂未竣如先志何謹與宗人約世非三百年中人非方百里內者不在此譜世經人緯而圖表具世系先之論

其世述其人傳略次之墓域又次之誥敕墓文贈輓遺像終焉譜成客謂余曰固哉子之為譜也受氏以來二十一望華胄歷歷而斷自明興王氏風流照耀江左而必以百里為界何示人不廣也曰非敢然也余之為譜將以教孝將以教弟將示後人敬宗而收族也遠不具論即我學錄公播遷虞里閱年三百系世十三子孫無慮數千指而皆起於一人之身今披其圖脈貫繩聯自至正徙籍瑣尾中露爰及竹溪公躬業堂構聿隆今之歌哭聚族皆昔時披荆剪棘處也集澤以來隱者砥行

鄉閭仕者宣猷旬牧文者棹鞅藝苑樸者服罽先疇要皆能入事父母出事兄長平居則守家規庭誥患難則爭協力抗顏我生雖晚憶所聞於宗老云昔時賢父若兄日夕聚子弟而申警曰今世彊家右姓吾見其賢不相勸也而以相忌貴不相成也而以相軋患不相揀也而以相傾貧不相卹也而以相并有一於此即為敗類汝曾其用以為戒故子姓兢兢惟恐失墜余攬撫徃行昭示後昆後之人讀斯譜而不知敬宗非子也前此丘木告變王之子姓二十年来未敢即安此志不至今在乎

讀斯譜而不知敦族非子也又前此伯氏投荒仲氏割
愛子入伍伶仃萬里曾不反顧此誼不至今在乎邇累
傳之家範藉三世之成勞是敢哀次成編用彰遺教以
求不悖乎敬宗收族之義先子有言曰人貴自樹當世
偉人杰士未必皆姚姒子嬴之後而左馬班范之所錄
其苗裔亦未必俱顯於今蓋以勵吾後人也詩不云乎
無念爾祖王氏子孫尚其念之哉謹序

昔

順治丙申菊月學錄八世孫夢鼎拜書於槐川堂

跋山塘族譜後

族譜之脩契也始於甲午之春成於丙申之秋稽舊牒
考遺編旁蒐博訪十指為皴惴惴謹嚴惟恐或濫今乙
巳秋擬約宗人家弄一帙迺披圖展閱見新枝蕃衍多
未登名故老凋傷每遺逸事於是再興脩輯取圖考表
三卷重授梓人未入者入之未詳者詳之矣仍於系表
人虛左方以俟續脩按系登梨無煩削簡嗚呼瞬息十
餘年間前刻幾成陳迹歷世之後歲育日增豈能駢羅
於寸版乎斯其責當在後起之悖天叙者余寔有厚望

焉惟是羸於心者誦於材豐於力者嗇於志能無深懼
耶雖然患未知所重耳己丑兩祠之役老人心手交瘁
雖藉宗子協誠亦時困於材力廼空拳一篲卒以告成
苟知所重之在此慮於何有或曰滄桑倏忽遑問他年
曰否否家之有譜猶土有范金有礪也人未有仰對遺
模而躍冶敗檢者也人未有明知一本而閱墻啓釁者
也余家三百年来世敦孝弟急難之風猶傳誦人口耳
今日子姓繁昌皆當年重本之貽也故我願賢子弟之
勤脩是譜也後之人讀眉山氏譜亭之記而知警者其

猶識老人之苦志也夫昔

康熙乙巳冬十月夢鼎謹跋

築塘王氏軍支譜序

三塘合譜之役肇於乙未初夏越明年丙申麓就編次
哀採維艱油素雜沓六月既望公端氏扁舟過余契濶
談讌酒後耳熱輒停杯泫然曰楷先世以荷戈遺胤呼
憤砥志困于耕石者數世矣我祖舜隣公當憲副翼傲
公鄉薦之年厄于一榜吾父又屢躓塲屋青箱未耀責
在小子余語之曰子毋重自傷也今夫連城照乘之寶
埋光於朽石泥沙中者幾何年摩霄拂日之材挺質于
霜崖冰壑間者幾何年當其刎趾按劍匠石弗顧世莫

有知之者及其耀九賓而陳之告九廟而登之世欽國
寶而方斲是度蔚成傑閣上可以懸萬石之鐘下可以
建千夫之旗則名材于是乎顯嗟乎子之先世茹荼集
蓼以迄于今其溷于朽石泥沙也久矣其為霜崖冰壑
也多矣光積而耀山川幹偉而施丹堊天下皆能寶之
而材之寧患無知已哉余山塘二世祖以修睦比鄰之
故補戎天末其子弟急父兄之難爭先代役一時善自
韜晦者亦遑遑寄跡畝間閱百餘年始有隸子衿者迨
先伯叅議公以嘉靖壬戌起家歷隆萬啟禎至今經傳

未墜子之先疇固在積學累行以冰霜沙石老其材而
蘊其光者天將有待也公端躍然起曰楷不敏敢不早
夜鞭策以無負公教是時明月西流洗杯更酌公端詰
朝出系編相示請余序簡端遂重理一夕諾言書以歸
之

清化支譜序

丁酉春仲三塘合譜成將裝潢以布宗黨而聲野氏後
至序源本甚詳序族孫雪舸相訪之遇甚奇序客秋郵
筒相左之緣甚幻款語移時遂辭去夏五余次江上乃
偕其子御駿手示一編曰此清化支系也太尉公九傳
至成三府君始遷江邑之清化里及於某之子若孫閱
二十有三傳矣世父馭孟府君手疏世次藏笥有年今
願附登合譜之末榮施不朽余嘉其志為搜往牒訂今
編中沙其發源也清化其分流也圖以紀名表以紀實

清化而外無溢派圖表而外無蔓辭其義例也系嚴世
覈雖僅踰二千指而世德綿邈流風穆如至讀張母存
孤一事彪炳邑史益為悚然起敬嗚呼高曾以節孝聞
於前玄雲以詩書振於後斯譜也雖聲野一家之記載
實我王一姓之大觀也且夫不忘本始仁也不援旁枝
義也不隕先澤孝也古道凌夷譜學廢失一再傳而上
有不能條舉名氏者聲野紹承家學他務未遑而獨惓
惓於譜刻以為手澤存焉爾孝思若此忍弗為之副其
請歟余老矣菟文討獻不敢憚勞而振起家風當屬後

雋余觀御駿志行明信異日出而有為必能好自濯磨
以務裨益於世道而况家庭紹述之事乎敬書數言為
亢宗券若夫中沙全系蔓衍三吳落落茲編特吉光片
羽耳推而廣之竊有俟焉此余序合譜意也時
順治丁酉仲夏虞山忍嚴居士夢鼎書於澄江萬壽寺
僧寮

水潭支譜序

江上大圓居士以再來瞿曇現身攝法一時學人有菊
潭爾錫諸先輩助揚宗風而吾族蓮齋君與焉君一日
過從虞里出普照檝公所贈君序言問偈於余少間復
手示宗系載泣載言曰某故水潭派之裔孫也九世祖
子良公徙此尤涇來居郭舍迄今又十有一傳矣念昔
年荒度茲土厥有成勞所媿丁單祚薄不克振興惟是
數百年土著之系度阡越陌尚有家風要與清化初祖
居不同地遷不同時不可以混所自也敢丐宗盟實圖

正之言訖聲淚俱下。余憫其誠而告之曰：信哉子之述祖也。述其地則鄉名白鹿里名郭舍而水潭其邨名也。距清化之居也以里計，所謂居不同地者可信。述其時則始遷清化者成三也，成五世居尤涇一傳而德二再傳而子良而後始遷郭舍也。距清化之遷也以世計，所謂遷不同時者可信。且余聞諸父老曰：當年郭舍一席地，王郁世為雷陳其始，則皆朱氏贅壻。王自子良而下環水潭而族聚者，閱三百餘年，親戚墳墓數世相沿，則所謂數百年土著者可信。嗟乎井邑未改，水木犁然而

顧置其可信存其可疑，豈仁人孝子之用心哉！此君所以篤念初生，追敘世緒而言之惻乎有餘痛也。君伯兄譽卿氏一經燬後，而君獨脫畧文句，洗發性光，讀大圓金經，廣演一編，較讎詮釋，君多攸助。嗟乎君見境卓越如此，山河大地等若空華，而獨於先世之本本源源，鏘心鑄臆，可以知君至性之所存矣。余既高君淨行為，賡蕪音附諸名德贊頌之後，輒復詳明遷地勒之簡端，豈惟使水潭的泝不迷本源，凡吾王世世子姓志誦清芬者，聞君之風，其亦知所興感哉！君名文彬，字憲卿，號蓮

齋為子良公九世孫勤修白業蓋學地中上善人也時
順治戊戌朔月朔虞山夢鼎兆吉氏拜手序

安禮文稿序

歲在甲午南北賢書至邑中雋者六人余從孫安禮與
焉同人梓其文以行屬余序言末簡余觀謝太傅云子
弟何與人事而欲其佳譬如芝蘭玉樹欲其生于庭堦
耳然而薰染于詩書之澤沐浴於父兄之教其漸摩然
也若夫有家世而如在單門有賢父兄而少違庭訓服
貧茹苦振拔為難則亢宗之子介特有志之士稱焉余
與安禮之雋而愾念我巖築也巖築自十六齡而贈公
見背歷盡寒燠菀枯之態而冰心鐵脊屹不為動守其

一經自課課子門庭寂然即伯兄父子後先穎脫益發憤下帷轉借以激勵其螺峒之氣推是志也所期許豈止一第荏苒逾三十年乃今而食報于安禮也安禮亦以十五齡失怙向受書於余仲方輪即閉戶覃思鏃括文行邇益家室淪喪困躓顛踣而卒用是以冠曲臺徼一日之遇亦可謂巖築之遺經在後人矣嗟乎馬服君之兵法也括讀之而敗王安石之經術也雩讀之而驕大都憑藉聲靈縱恃私智無振拔之概耳安禮之志凌霄干雲方當努力前途以竟厥考未竟之志在此行矣

安禮勗哉余同年趙太史氏歷叙安禮窮堅之况俾讀書子弟知所振起而余更追舉先志併以勵吾宗之孤子弟而能讀父書者

重葺書臺記

按邑志書臺在致道觀東北梁昭明太子所築崇址尚
存有明弘治正德間邑令楊侯子器構亭沈侯弘彝奠
石耿侯摘易向歲月有紀碑在壁間去臺東南數武為
余先世藏魄處童時瞻眺及見內伯嚴邵武徵筍輿卜
度除道立門榜曰昭明遺構至于今臺餘貞石草沒敗
墻蓬蒿風咽骷髏霜埋興復無期行道太息歲在癸巳
修禊之辰余與邵進士無盡追隨邑侯湯泰瞻及學博
駱予發之後共登斯臺天志修復因遍訪先哲遺踪忠

如黃黃門廉如魚關封文學如張宗海先生葦墓碑祠
額多所表正獨臺工繁重未遑也會商相丞公咸子賢
祠廟貌淪胥木主播越滄桑變易廢為營署且不得安
其俎豆為先賢恫爰請中丞張公穆卜書臺之東址為
堂者三榜丞額祠春秋謁記錢宗伯牧齋氏石其文廡
下而關右扉以道于臺鳩工揀築視昔加宏又甃四隅
以輔柱礎俾垂永久焉是役也孟秋經始亥月訖工鼎
與無盡實董厥事王中恬馬丹谷及邵武介孫孚文葦
相與同心庀事告厥成功嗚呼有商六臣巫氏居二明

星諸史僅傳者三家而黃星出自巫咸踞封石右蓋二
巫哀然首出繫吾邑人文相業之宗梁太子以萬乘元
良苗情風雅仁孝溫文與湘東簡文爭榮棠棣海邦僻
壤光借前星至今十四德之讚頌藏勒名山三萬卷之
編摩聲傳空谷有謂陟無祖賢無孫似非天壽平格之
旨又世傳太子埋鶩蕩舟二事南史誣稱為千秋累然
則吊古者其有遺恨歟嗚呼又孰知咸又篇七選編響
絕百世而下此邦之人有景保乂之風烈士祝方新廢
山水之清音咏歌弗替者其在斯臺也已若夫新宮蘊

藻負峻阜以升馨帝子風流拱靈旗為外護地集三英
神符雙美崇臺翼廟相得益章余故樂為趨事嘉與同
人光復舊觀焉是為記

山川壇記

吾邑宣化門外有壇曰社稷朝陽門外有壇曰山川夫
土穀以養民故祀其神若山川何以有壇蓋推祀社稷
之意而建者也粵稽虞書類上帝禋六宗而外即望於
山川其牲幣祝號之次第如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
餘視伯子男故又曰秩於山川吾虞設壇以祀社稷風
雷雨師皆得因類以致虞之為邑亦猶古子男之國法
當建社壇俗傳天壇非也一州郡間必有名山大川以
為表識故封山濬川即書於肇十有二州之後能用山

川之利者皆足以養民設壇以祀山川惟其功與社稷並虞之為隕山也由香山迤邐而來至烏目結聚其西北則有鷲山鳳山以介于右其東北則有釜山范山以介于左纍纍若子孫之朝拱焉故虞山之鍾靈獨遠有山必有川虞山之陽有尚湖昆湖以承震澤支流虞山之西北有二十四浦以通江海潮汐其餘為涇為港為蕩皆足資灌溉以給東南之賦莫不有神吐納其間故禮曰時雨將至山川出雲建壇以來要未有不協於山川能使四時不害而民和年豐者也聖王制祀重其禦

大灾扞大患山川社稷之神皆有功烈於民者載在祀典邇來壇壝不葺是委神貺於草莽也于是請邑侯楊公不假公帑願以義為修葺費報曰可按舊址築土為壇旁土皆甄閱歲久其風景未足示隆重爰輸百有餘鎊托吾友言君福董若事甄易以石俾垂永久外築垣墉中植松檜四面廣若干丈門廡南嚮規模與社稷相埒蓋欲使邑之士大夫知山川之為重不得隕越以滋罪戾經始於丙子二月竣功于四月用紀其實以昭祈報之意云邑人王夢鼎記

射圃記

自洪武三年欽定射禮命天下府州縣儒學訓誨生徒朝所講誦畢令學子習射於圃朔望親試有司閑暇與學官一體習射常熟學志飲射小序有云射圃廢而矍相之解語不行虞庠射圃之遷置不一事詳趙文毅公記中萬曆丁丑邑侯留公得息壤於虞山東麓捐俸庀材北面為堂三楹一時豐軒廣庭及侯壘福籌之具題榮瓦墁之飾整如也至三十五年藍陽耿公拓其地而新之行習射禮越五稔忠烈楊公令茲土考定射儀詳

載學志距今垣墉棹楔已不復覩鼎一日過其地嗟嘆
久之進以告京山楊侯侯曰君葺山川壇二烈祠既底
成績今復經營射圃一舉而三善備其在斯乎鼎奉公
教復效楊關西之所却為矍相圃之所資仍故址築堂
西嚮顏曰觀德從舊額也南偏為漕使者駐節公署北
偏為忠臣唐公墓其西南則大叅錢忠節祠在馬門廡
高甍由山麓而進縱橫若干步閱三月告竣楊侯以時
率諸生較藝於其間以眎昔之賢侯蒞虞褒衣博帶來
游來觀揚觶堂下而勤訓誨今昔寧有殊也攷諸禮布

侯延射以後司正揚觶而言曰幼壯孝弟耆鬢好禮不
流俗者在此位副司正復揚觶而言曰好學不倦好禮
不變耄期稱道不亂者在此位嗟乎今之壯罔而老髦
倦學而變禮者不復識民彝天咫為何事即與之觀射
不過挽強貫革止武人長技曷有當於聖王命射之旨
與子鵠臣鵠具在從此正志育德勿蹈墻茨相鼠之譏
庶幾德教興而愒心革楊侯聞而是之請以鏡諸石為
觀射者勸是為記

二烈祠碣

二烈祠之建於世廟時也唐荆川先生為之記鉅碣豐碑昭垂琬琰至今讀其文凜凜有生氣但事猶傳訛即烈婦之夫烈女之父尚逸姓氏蓋得之傳聞云後有老儒余孝先館茆上有父老目其事者寔以告遂作傳表之其言信而有徵謂烈婦姓盧氏夫李祐汝臯人因避役流寓邑之金涇及記張島事乃曰灰二烈於倒懸李祐之時祐雖存而無從曉其寔沉李祐於糜爛二烈之後人共憤而莫敢白其奸可謂詞簡而該然余更有異

焉二烈死於刃灰於燼當祐械治時不及知及沉祐於江里人又無從摘發迨賊島供狀於直指使者之前若借其口以正厥辜然後定爰書寘大辟蓋二烈之靈爽洵克凌厲冰霜震驚神鬼不待推刃仇人之胸而其志已伸其烈已著若是者天為之耶寔二烈自為之也昔符鳳之妻沉海在其夫既死之後鄭路之女赴江在其父被執之時二者誠烈矣未若此母子殉義之為尤烈也溯嘉靖年間邑侯盧君鴻就虞山乾元宮右建堂三楹以春秋行祀事距今百有餘年棟宇傾圮二烈木主

俱委諸荒榛宿莽中非所以正教化砥頽俗也丙子春鼎偕魏君叔子由昭明臺而上縱步山巔尋攬古蹟慨然悼祠址漸湮因謁京山楊侯謀新輪奐而鳩工庀材諸費鼎獨肩之踰月績用告成龔君淵孟記其事鼎追仰節烈復述數言書碣陷置壁間且作頌曰虞山峩峩兮孰峙天門湖水湯湯兮孰洗冰魂惟二烈之殉夫與父兮共劓刃以嘶忍吞冤俎豆千秋以不朽兮照月戶而敞雲軒維張與浦之旁祔兮並凜貞烈以常存

王氏世祀劉太尉記

太尉功烈在宋英爽在明大江以南人切尸祝至吾虞之廟食偏長虞山之麓寢成孔安獨吾家之敬共克世夙昔承祀比于家蒸神所憑依式靈昭示余幸承先佑修厥祀典惟先志久而弗傳是惧是用昭宣神貺導揚祖烈詳書始末垂示來茲云邑之建東嶽廟也在宋淳熙九年太尉之建祠東嶽也在元至正三年邑有乘廟有碑首事之爵里姓氏可攷而知也其在有明則自憲廟之初年高王父竹溪公起廢扶摧捐橐肇造木以良

斷陶以厚覆勝國舊觀歸然一新王氏之恪共廟貌者
此其一然規制偪仄棟宇傾敝曾王父因之伐山為肩
甃石作址增其式廓手闢南軒四楹坐攬湖山勝槩爰
棲神明事詳鄧孝廉記中蓋自成化乙酉以迄世廟之
丁酉歷七十餘年吾王氏之鼎新廟貌者又其一迨先
王父承兩世之經營睽神靈之昭假每一託憇輒慨然
于南軒雖殿內殿如真堂屬于寢戶蔽於垣褻神恫祖
弗可以久請更諸爽塏者出館糈以命先子卜日治工
購金襄事于是有門奕奕庠者崇之有庭殖殖窻者明

之堂撤而廡川易而軒踰年績用告成事詳翁奉常記
中蓋自嘉靖丁酉以迄神廟之丁未又七十餘年我王
氏之鼎新廟貌者又其一今年己亥春余拜瞻神祠見
材楠就蠹塗飾剝落廟貌黯然慨然先澤之復湮也而
奮空拳以從事憂難之是夏季喜適以夢感捐金伙
助遂于孟秋經始量材鳩工協心力庀事易朽以良易
暗以爽堅其棟築加之丹堊踰月而殿工成又踰月而
門廡治危簷峻楠煥彩有加前闕廣庭堂翼相稱至陽
月訖工計費金二百有奇事詳孫本芝方伯記中其右

則仍南軒故址改築若干楹為王氏春秋盼蠻地庶幾
安在廟之靈而續累世之緒焉竊觀太尉一祠與漢壽
亭唐睢陽並施榱桷唯是忠義之氣炳于日星亘于河
岳其降殃降祥有出尋常賽禱之外者獨靈佑我王自
其先有雙燭遼梁之異厥後示夢王父錫余鼎名穆若
祖考之命爾胤先子偶舉一事神先昭告又儼若嘏辭
之賚孝孫余是以神眷在躬先澤在廟每一西瞻不能
已于鳩葺之舉也先是壬申冬里人以神夢告謀徙廟
而南余因有奠基之役蓋西城諸廟皆南向獨太尉祠

東向以山址為限也尋簡故紙前地從計數丈橫計倍
之先王父購地于廟旁意深遠矣但俯坎而下方平正
直非千金莫辦不揣營度以癸酉之歲刈木奠石將登
其坎者而墳之時方有事先隴力殫而止今滄桑已改
廟貌依然鼎也不力遲迴三十餘年始得偕季萬共肩
營葺聊復舊觀不獲改瞻離向成勞委棄有餘恨焉若
夫歲以六月六日為太尉誕辰同姓則余差為長若弟
若姪輩儻俎豆更迭祭酒稽首神休奕世降康異姓則
余居伯仲間偕少長薦蘋蓂以次主盟藉有同心咸爾

明信所以妥在廟之靈而續累世之緒者或者其在斯乎詩有之以似以續續古之人又曰子子孫孫勿替引之異日者我王氏之子孫尚其似續而勿替哉是為記

重新東塔寺佛樓栴檀像記

東塔禪林虞城古刹也為清淨莊嚴地一燈未滅有佛心者續之我先高祖竹溪公元配趙太孺人能以佛心行佛力塵緣中式闢淨土法會內祇現青蓮在景泰年間度造雲心佛像三尊金容檀質鹿輦羊車寶網珠龕別城舍衛今座後所鐫日月姓氏大書深刻賁若貞珉百有餘年而僧會達理疲于訟佛罹其劫質于子錢家周氏若干緡先王父仰槐公捐錫代償迎供禪林而慧光得現隨又質之溫氏先父毅菴公克承先志代輸迎

奉亦如之而慧光再現余媿無佛力矢有佛心崇禎癸酉冬偶至禪林見香座凝塵雲華委地驚問守僧知為匪人所毀噫劫益甚矣余迎歸淨室命梓人重新之尋以公車之役匆匆就道未觀厥成及客長安忽于除夕夢境中示現金身梵音宣澈覺而自懺予罪郵示一行趣予家刻期竣工以伸夙願比初夏鍛羽方歸焚香瞻禮色相妙好燈幢寶花嚴飾畢具意者歷劫既盡還復光明或亦數有適然者耶至若佛樓之歸余也手搆于僧達理既而質之繆廣文繆歸于顧顧歸于陸陸歸于

余余何所歸則仍以歸之佛而佛之指斯樓為靈鷲也以壬申六月朔葺栢為亭挿蓮作供凡竹溪公之曾玄各率其屬而至余叔氏舜章為一行兄若弟維翰夢鼎夢萬等為一行從子憲曾憲祥等為一行從孫武昌奕昌祚昌履昌等為一行曾從孫孫英孫蕃等為一行追隨頂禮五代同心維此廣大真如法乘無際自高曾而下四世魂魄超證菩提若我子姓相承千年因果遞參衣鉢以安先志至孝也以皈寶筏至順也今且為位于佛樓之下以祀先靈以展孝思進而禮佛曰斯竹溪公

後昆所以佛心行佛力者也非徒為空門作頂踵退而
拜祖曰此釋迦如來所以佛力炤佛心者也不更馨于
家廟之俎豆耶是為記

三塘合祠記

余輯三塘合譜在順治之丙申距今十有五年雖兩地
老成人晨星落落而兩邑子姓多岐嶷駁發今尚有未
登名于譜者客冬余從孫錦侯氏偶棹澄江與古塘之
宗彥汲可氏偕其弟受可相得歡甚慨然欲為三塘合
祠之舉錦侯歸為余稱述余閱合譜兩君出古塘懼齋
公後羨哉二君之謀此舉也先得我心矣方今寰宇昇
平英妙昂首青雲雄杰究心韜畧人人思有以自奮而
漠然于原本之所自葛藟芘根之謂何二君有志表章

先烈大啟明禋使三塘久渙之靈爽萃於一堂兩地世
奉之蒸嘗聚於一日詎非千秋曠典吾宗盛事哉夫祀
非難祀而不媿於祀之為難追惟我祖學錄時當初造
井邑播遷以用晦深心蘊文明於草昧寔開我虞詩書
禮樂之宗邑西有王萬戶闕王舍人橋皆在常熟境內
當年萬戶策禦偽吳宣教佐之均有保土功士貴三五
廟食何媿四五傳而科名繼起或績著藩服或佐理庶
平或抗疏黃門或以死勤事要皆有合祀典俎豆鄉賢
今者萃之以祭惠於宗公皇皇如也合之以食子孫其

湛油油如也江常子弟駿奔於其下觀者咸嘆為仁孝
盛舉異日吾宗有能邀靈先哲連鑣接武用光弓冶其
必以斯堂為合讌也哉余老人竊有望焉夫祖宗之精
神寄之於子孫之身使本支不貫則廟侑不安收族固
尊祖之大者余切以是為宗人告

國朝文獻通考

本

卷二 司理沈貞起年兄行述

余述同年貞起君遺行於其祖孫遇合之緣天人倚伏之故重有感也按沈氏家乘自太守公起家儒士聯蜚酉戌官五馬享大年子若孫累世科第不絕閱百六十餘年而六世孫貞起君亦以儒士獲雋南國梓里榮之謂繩武有日矣顧有幸有不幸焉幸則為達官為宗老為沈氏發祥之祖不幸則為畸人為遊子為沈氏蒙難之孫人謂貞起君一朝亢直畢世迭遭厄乍發而先零日已暮而忘返豈知天眷世德人講奇緣卒使予征之

翼倦而知還喬木之陰枯而復斃兄弟再合父子同丘也嗚呼如君者豈非秉直之遺民回天之杰士也哉君諱道元號出塵貞起其字清流學博公諱昌時冢子學博世承大宗言坊行槩儼然後進師表教君與次君育萬道成嚴而有方惟一經隕越是懼君兄弟天資英敏賦性俱諤諤不肯隨人俯仰奉累世遺誨相戒不敢渝稍長學為文章各能伸紙疾書灑氣道上而君獨高自期許視先輩程度藐如辛酉臺試弟讓兄而失之則憤癸亥再試弟先兄而得之則又憤乃矢志焚舟揚言於

衆曰吾其見大敵勇士丁卯遂以儒試第一人入彀卷出山陽令孫公之門君自信益堅自負益雄偉未講於知雄守雌之學仵輩小不檢禍至滔天嗚呼此豈君之罪哉君秋而捷冬仲上公車越明年夏初旋里半載中為孽幾何罹此荼毒蓋吾邑自戊巳以來正直風衰廉耻道喪衣冠掃地豪僕狺猖通國不平之氣思甘心於一逞而君適丁其厄遂肇毀室之禍或勸君直之上臺君怫然曰吾慙衍一經方當昂首層霄出而大有為于天下何暇與里中儈兒角勝耶且室廬蕩然縱泆顏故

里其能蒙羞拜起膝前以干嚴親之譴乎偕其弟輕裝
間道疾走青齊適山陽公里居并收育萬為入室弟子
飲食教誨如旅斯歸日課一題命改竄再四累紙不休
夜則高燈危坐講晰書旨率丙夜為度雖大寒暑不輒
又遣一介迎君家室與俱蓋君向以英妙之才受知簷
晷又能虛心承教故山陽加意切磋以折虛憍之氣啓
上進之階也無何甲戌一疏出自吾邑貝錦構成而君
功名路絕矣山陽公適膺內擢諄囑塗山夏公令其家
設絳帳以迎更相推轂而君教大行于淮南塗山物故

山陽又走札元城託之主司生洲陳公公命其子弟授
室傳食而君教再行於冀北維時北平諸郡方千里內
聞風來學者踵相接也或決旬聚課或飛檄傳題凡所
甲乙不爽針芒翕然負知人之譽蓋文章聲價推重南
邦况家學有源經君指授多享大名登上第迄今新
朝甲第猶有頌其經學而感慕弗諉者數餘年來教授
生徒為樂忘其身在逆旅中也迨鼎革之交有懷祿養
冀得封章以酬罔極而一視邑篆再理廣平纔及暮旋
即報罷則以君孤傲性成且不能行之鄉曲况仕路乎

爾時師門兩地已化飛塵老妾稚兒俱成異物君方進
退維谷兩年亦已及耆矣會有部使權吳者昔所嘗受
君文字之知者也亟具資斧趣君遄歸君以辛丑臘抵
郡門部公受廩具餉供帳無虛日君為部民堅意不肯
報謁部公方以君里歸為慶而忘君禮貌之簡且嘉君
之倔強猶昔深加敬焉壬寅三月部公竣事還北君亦
歸虞席未及煖亟買西山之棹釀酒墓前以謝三十餘
年曠違定省之罪二三兄弟悲喜交集時花甲初周老
友數輩擬次第觴君為平原十日飲而君以休夏為辭

匿影郊外茆舍三楹依然露宿迨金風漸厲微感末疾
旬日而亡訣之夕出囊底留餘四剖之以其一辦終事
以其二分授妻女以其一授仲仲為經紀歛具歛畢召
宗老及諸弟而詔之曰伯兄非有大過特以用壯招尤
殃及丘木甚傾巢沒齒不悔其何有于餘金之贈雖然
兄賜也願以沒後之遺補生前之憾重葺幽宮再新石
楔謹識歲月大鐫兄名以告無罪于祖宗仍奉兄骸骨
祔葬學博公之昭族咸以仲為不死其兄也會家譜竣
工屬余述君行於簡末客語余曰惜哉沈子之慧多而

福少也余曰不然天禍君正天福君於其末路而知之也君有學博以為之父曲臺衣鉢蚤掇賢書晚稱都講其生也不愧有育萬以為之弟春令急難生為兄禦侮死為兄蓋愆其歿也得寧有山陽以為之師使天涯有室家之樂窮途無瑣尾之憂既為君善衛其生有部公以為之友使異邦多桃李之陰故國遂首丘之願又為君善全其死自非君宅心愷直先澤悠長何能因禍為福若此哉客曰然敬書之以復次君以為名門世德券

明故孝廉繆君令憲行狀

常熟繆氏以聞人妙思公為始遷常熟之祖自後屢有隱君子至原濟卜築西庄其從弟刑部公顏其所居曰南臯草堂世稱南臯先生載入桑公檢齋鄧公梓堂邑乘中南臯三傳為西庄公諱熊實配崔孺人孺人年躋百齡其子道山亦八十矣太倉王公鳳洲皇明盛事錄傳其事西庄長子即道山公諱元吉道山長子儀卿公諱雲鳳儀卿長子茂弘公諱開文是為君之父遠不具論自南臯先生至茂弘公七世景行具在季公仲篪南

臯公誌張公果齋西庄公誌陳公錫玄道山公誌錢公
牧齋儀卿公誌趙公蒼霖茂弘公誌文獻足徵繆氏之
世澤正未有艾也君諱祖命字令憲領天啓丁卯鄉薦
君承累葉敦睦之遺親受王父儀卿公與父茂弘公之
嚴訓蓋自其童孺時已嶷然負成人之目家四壁立發
憤攻苦其讀書之精勤集螢映雪不是過也歲在戊午
與余弟方輪郡守同隸於學宮一時如雪屋中恬遜復
非臺公藝輩皆英英道上獨君年最少才最盛退然嘗
有以自下者余以是益重之辛酉與君同與棘闈余抱

疴白門僧舍君一日三至榻前知君之遇我厚也丁卯
之役又與君稱同年生屈指二十年中短檠清熒分題
角藝對床風雨促席話言投分之深有如我兩人者乎
君素恂謹自持歲壬申篤于親故以姻婭之戚適罹無
妄君亦幾蹈不測余與二三同志協力攸助百折不回
君事得直此亦里中數百年來快人聽聞之一事嗟乎
君為親而殉義以捍其危余為友而竭力以襄于難各
行其志皦如天日而已己卯冬君携疾抵京兩人旅居
接近余見君痰症轉劇肌體日瘠或幸其年方強仕可

以藥石起其膏肓何意竟以是死死之日視橐中不盈
二金余為集賻以殮貌孤厘十三歲遠在三千里外余
以其襯歸余兩人之交誼如是若君之平生循名責寔
卓然為真孝廉不媿兩漢賢良重對策孝廉徵寔行之
遺意方丁丑戊寅間四方多故國家亟下求賢之詔撫
按兩臺欲首舉君以應君不屑一枉見而事亦寢不行
使其事果行而趣君一出其建豎必大有可傳者也茂
弘公性耽簡寂君黽勉徙居於城東水光山色映帶左
右茂弘公樂之茂弘公邁異疾君禱於神願減已筭以

益親之壽其夕夢至冥府神與之揖讓畢見几上有孤
哀子某字殆君名也君又泣而請曰若是則我母且當
不諱願盡減已筭以益之神曰君無憂感君孝思余得
請於帝矣覺而茂弘公病不知人越翼日始汗下欠伸
曰我遇一朱衣人為我三沐而得蘇與君之夢適相符
也平時救水言懽脩孺子慕而又體茂弘公之意祖母
家與母家無嗣死則君為之紀其喪葬則君為之保其
墓君之世墓在桃源礪蕪穢不治久矣君鳩工伐石層
級而堦之周垣而繚之創丙舍三楹為左翼凡先世遺

墨散落人間者君購之盡其力半縑片紙寶為拱壁余更有重君者己卯舟次吳門徐君肇脩餞茂弘公與君於金閶舫中君額悞為艙門所楛受傷忍痛竟席不敢言及歸自舟候茂弘公既寢含血方唾於地君惟恐親之知之也燕邸疾亟寄書茂弘公託言試期已迫佯病謝客非真有所苦也殆死而兩目不瞑余哭之曰君豈以兩親故無以慰閭門之望耶有生死之友在君何慮焉目乃瞑君之孝如是君領鄉薦後家益落挈其弟令胤教授吳中以束脩羊為兩親腴洗之需里居謝絕竿

牘戶外事不一問邑令楊公緝庵素重君有盜案將決羣盜陰使人厚賂君君曰此罪固當叱之使去公車將發邑之富室有以重贖相貽者意在昏姻之約耳君曰娶婦須不如我家者并其贖而却之坐是賢書十有三年先疇數畝而已君之孝且廉如是君生於萬曆壬寅十一月十有五日距崇禎庚辰年年厘三十有九而卒其子女婚娶君之子孫蘭別有狀嗚呼君之舍我而逝也冉冉又三十餘年循念殘燈旅館抗手長別之時每為之淚淫淫下倘不克排續其事行俾世知有真孝廉

如君者余不負君於生而負君於死矣余其忍乎哉謹
狀

年春弟王夢鼎拜撰

非臺世兄行述

吾邑文獻名家首推孫氏余嘗觀樂安家牒自贈刑部
郎文敬先生以惇樸起家閱十餘世孝友詩書之澤皆
先生一人啟之嗣後名流踵接大都具磊落光明之概
其人其文類矯矯拔俗前型未遠後雋多英若我世兄
非臺君其一也君名鏡字非臺號靜專為吾師本仁先
生之冢子逸士敬巫公之介孫公少游管東溟先生之
門長而與了凡宇泰中甫潛素元立諸先輩游以道學
相唱和公歿而先師有遺燈之述先師歿而君有異香

之記今君歿且四年次子清表謀葬君于興福先隴之
旁謂久交莫余若也屬余述其行清表之言曰孤生也
晚未及諳先府君以時事稍有知識以來見府君詞高
氣峻眼空一世及屏息趨庭未嘗不柔言軟語周旋于
大父母之側府君性落拓厭聞米鹽瑣細然時屆春秋
卽鮭菜之祭必躬必虔未嘗不盡志盡物以展王父母
之孝思府君性孤傲不屑屑俛仰人至買山一事知王
父意有所屬百方貸壤金擊額瞿中丞之門中丞鑒之
而遂其請得從王父後手植松楸旁築丙舍而後卽安

府君性簡僻廣座中片言不合卽拂衣以去及與窮宗
舊戚相往還有難必排有紛必解有喪必赴有匱乏必
設法相周恤蓋避炎趨冷天性然也府君性踈率門以
外屏絕泛交獨二三素心自少至老懽然無間有過必
相規切有難必相慰勉六十年如一日也余喟然曰如
子所稱子先人之志行備矣雖然未若余少長相習之
尤詳也君少負穎質有神孺之譽吾師亦以為不群嘗
摩其頂而冀其速成也巧對天成比從事帖括語必驚人
曾有孫子十三篇之刻肉眼唾之高視自如戊午應

試郡門畛城卓邑侯有輕弓短箭最醒最超之目甫入
黷宮聲價日以高意氣亦日以峻再游白下登憑虛閣
俯瞰先朝宮闕之遺及縱觀太學威儀之盛銳然有志
賢闕閱三載得蜚名胄學與四方名碩問德考業差快
壯游既而內外兩艱阻其修志使摩天健翮淹頓泥塗
卓犖英資蹭蹬名場良可悼也君生平事親孝與衆嚴
待友信遇事應物率以正直之心行雋朗之氣踔厲風
發率常屈其座人人有善雖出卑寒必讚嘆以為賢于
己有過雖達官勢人或尊行必動色面折不少避與人

交有畛域有葛藟庇根之思至葺譜一事贈公生四子
其叔子考功一支方伯任之伯仲季三支惟君兼任雖
窮鄉僻處有隱必彰有貞必闡尤嚴非種之鋤君蓋挺
挺自行其意不因熱而吞腥者耶余見時執經師門君
少與余為硯席交長與余為患難交老與余為泉石交
別不踰旬話必終日君歿而過失相糾者誰歟窮愁相
慰者誰歟僅與君之弟鋹相對惋惜其能無凋零之感
歟君生于萬曆己亥少于余八歲娶文學開宇薛公女
先卒子二長清原為邑諸生先卒次即清表今請述于

余者甲辰春余先君而病豈意是夏君遂先余而亡耶
余病而君頻視榻前以庶幾余之不死君亡而余神交
腕下以庶幾君之如生也敬述一二以復次孤之請塞
後死之責云

文學貞父張君行述

余表弟貞父張君年二十娶余妹四十二鰥居六十七
厭世去余妹之亡也二十有六年其孤明揆泣請于余
曰傷哉貧也父存而艱菽水父病而鮮藥餌父歿而儉
衾槨哀哉鮮民生不如死惟舅氏述父遺行藉手仰丐
衾章以庶幾吾父之猶生余哀其誠不忍辭洒淚為之
述君姓張氏諱有恒號拙菴貞父其字張故儒英望族
元季景仙公佺君初祖也佺三傳生衡號以平永樂二
年以楷書薦載邑乘文學志君四世祖也衡之叔子繼

號芑堂載耆碩志君五世祖也繼三傳而生文學虞巖
公諱文翰文翰生飲賓夢巖公諱一本一本生八十二
翁景巖公諱大顯君之曾大父大父也景巖公娶于
薛而生君君少負沉穎姿寡言多咲我王父與夢巖先
生敦內外兄弟好設帳延先生命余兄弟執經君時方
劍提眉宇秀發大父異之命先子以余妹字君君讀書
綴文先子館君于家與家季同師門君每念以平先生
三支鼎峙科甲蟬聯獨芑堂後一經五世僅守儒風光
大無期擗管時其志固已遠矣童而受書俛首燈檠不

知有帷外事長而授婚門以內我妹勤勞君不知有
勉之艱中年喪耦門以內我甥拮据君不知有孤幃之
寂半生畊石憂憂筆硯間浮沉庠序三十餘載不妄投
無因一刺不妄覲無名一錢無論公庭絕趾春花秋月
文壇酒社都為屏絕嘗語余曰昔人有言案頭見蠹魚
猶勝凡儔侶世間蠅營狗苟之徒侮聖言擲書卷吾不
知其自待何等君生平致力有三一曰經學張之先遜
志治毛氏學晚翠治曲臺果齋治壁經偕其子弟各以
一經登上第君獨鎔鑄群經貫穿傳疏孝經一宗註解

爾雅兼撫諸家曾有全經經無剩義其窮經有如此者
一曰史學自真齋嗜史應聘纂修景陶宦成編摩不輟
其有陳要害策河防者各得危疆自効君上下千餘年
擇焉而精語焉而詳晚年歎宋元二史汗漫無紀窮日
極夜提要手鈔其緯史有如此者一曰字學邑乘之志
以平也曰書法道美志廷端志從正也亦然君謂讀書
必先識字點畫音聲義理體要訂一切兔園冊之譌出
其手腕餘力莊寫法華華嚴二典筆法道麗其旁通六
書有如此者君之孝養二親也城居去親舍十里歲時

伏臘雖雨雪載塗必褰衣往侍元旦則省親于鄉手進
椒觴元夕則迎養于城懽呼不夜堂上花甲始周集外
內兄弟為竟日歡屆稀齡耄期稱祝者三君亦自慶為
天倫樂事壽翁歿而終事加慎安靈北原以余妹祔于
昭葛藟芘根弟婚妹嫁贍從兄弟及母族之無依者雖
蕭然壁立不以貧為解為芑堂公墓立門築墻莫免樵
牧為景仙公墓保護松楸率宗人力爭當事得免斧柯
念世譜久佚屬宗英休甫劍樵革分支搜輯君總其大
成手書成帙名門世德水木犁然念世祠傾圮今春矢

志鼎新號呼仗助乃觀成者什九撓成者什一入夏卧
荷事用不集賚恨沒齒諄諄以繼志屬後人跡君生平
得溫柔敦厚之教焉事闕倫要不辟怨勞勇以義奮君
之崇本養志尊祖敬宗又有如此者嗚呼科名薦辟君
家故物以君之制文績學而不邀稽古之榮以君之履
道敦倫而不奉旌良之詔心織舌耕終老縫掖良可悼
也雖然君志所欲為而不得為者天也君所不得為後
有繼君而為之者亦天也君今子孝而能孫文而慧天
酬君志其在斯乎報慈之墟有樂丘焉得偕伉儷以從

而父母于九京也君魄寧君目瞑矣君高祖思石先生
余王母所自出余稱君為表舅君又呼余為內兄六十
年形影相依不啻行鴈老來白首晤語君真戚屬中魯
靈光矣悵訣別于生前敢度筆於後死伏丐立言君子
俯採一二賜之貞珉鼎及孤甥揆世世感且不朽君與
余妹同年生為萬曆辛丑之九月二十九日卒之日為
今康熙六年九月五日也子一明揆娶褚氏為飲賓紹
存公女孫女五一適上虞令陳鶴徵一適邑諸生孫典
一字邑彥錢方明子 先卒一字郡廩李懋卿子

亦先卒一適頂山袁孟英子兆祥孫男二孝升秀升俱
幼未聘孫女一諾某

夢巖張先生傳

王夢鼎

先生諱一本字道生別號夢巖姓張氏其先世為海虞
儒籍永樂初以能書薦諱衡號觀復者先生之五世祖
也以能醫薦諱繼號芑堂者衡之子先生之高祖也以
文學名于里諱愷號契石諱子民號思石諱文翰號虞
巖者先生之曾大父大父父也虞巖公娶於錢生先生
先生七齡喪父九齡喪母孑孑孤齷從叔晴巖氏實覆
翼之稍長贅相城徐氏比弱冠稜稜樹風節晴巖器之
因携入都門廣以四方之志蓋晴巖起家省掾通府廣

平意亦欲游先生于異途俾展尺寸焉先生夷然曰噫此非孺子呈身地也吾家自先子而上世振儒風先高而上五軒岐倉頡之學載在邑乘某少孤失教儒術空踈得暇而以筆硯自隨考字譜檢方書猶愈于朝府史而暮胥徒也遂辭其叔氏歸里教授生徒四十年及門者先後取高第去蓋先生方嚴自律亦復色笑可親經師人師家宗戶匠云嘗痛二人之早背也過祠則敬過墓則悲見先世手澤必謹護之族黨相聚哀筑獨問遺寡恤伍丁惟力是視教一門之子弟必先孝友後文藝

教里中子弟亦如之慨六書之學多譌也先生辨其體正其音繹其義三用備焉至今手訂字書藏之中簾傳諸曾玄斯志也亦猶觀復之志也慨尊生之學多罔也先生少苦積疾借彼金石調我性情與伯子大用搜玄抉微手疏方書種種用以却病延年壽登七十有八而仲子大顯亦得以頤養之術年至八十有二斯志也亦猶芑堂之志也慨六經之學久蕪也先生厭薄章句而躬行實踐壹稟先民直置身古人中為後學楷式傳之家孫有恒循循字學得世其經斯志也亦猶虞巖府君

而上三世之志也凡此皆先生立身大端也他如行不越武飲不至亂口不談閨隱足不履羶途徐孺人中道棄捐而矢不再娶更善視外家念晴巖植孤舊德稱道弗置尤時恤其後人義絕及門之筮雋而忘本者理詰主人之倨侮而貢高者峻却厚糈之子弟而不事詩書者皆先生細節不具述述其大者以傳

禰甥鼎曰鼎兄弟少服先生明訓稱所師既而與王父樽酒留連春風滿座則又寬然長者既又侍先生蒞賓筵鶴髮童顏有光大典俯仰五十餘年音聲笑貌儼然函丈時也古風不再尚有典刑如先生者不少概見世澤悠長雲仍未艾有以哉

處士葵忱沈君傳

君姓沈氏諱昌運字葵忱常熟之城南里人學博葵陽先生之季弟余同年生司理道元之從父也沈自郡伯父子起家甲第六傳至文學尚葵公生丈夫子四人長即學博以曲臺禮專門名家推重江左最後乃得君則家業已中圯力不能治脯脩因即命君從長兄問業讀書綴文穎異邁衆幾咄咄火攻伯仁旋以賦稟羸弱攻苦過當血咯咯不休未遑竟有司之試然猶枕經藉史為之鈎竒纂要手自繕寫目眩指繭樂此不為疲也亡何

文學即世家計益落賴賢配唐孺人辛勤伙助而君始
有劬書之暇且歲得館糈自給君生而口吃與人言多
期期艾艾獨教授生徒輒信口成頌琅琅清貫不啻若
朱雲之折角邊韶之腹便見者歎異焉歲丁卯司理報
雋君謂小阮先我著鞭期與子弟輩聯翩奮翮不二年
而禍起倉猝堂構晝燬骨肉分飛仲氏葵赤裹糧從司
理而北學博以衰年伶仃子處僅存次君道成偕余輩
同年四人戮力搢拄護視老人於驚濤駭浪之間君弱
不能凌冒險阻然周旋伯兄起居慰勞_良苦傳云不有行

者誰捍牧圉不有居者誰衛家室學博當漂搖跋扈之
時所藉於君實多矣厥後凶訟衰止驚魂稍息學博以
憂患餘生箋註釋典雖長君久客他鄉而有仲以為之
追隨又有君以為之左右蓋白首怡怡老而弗替依然
授經問難時也君為人柔和善下生平無疾言遽色人
接之如在惠風虛谷中及一旦事涉先隴同室且左袒
強家君獨念長兄初逝責在後死奮身聲義盡氣而爭
內外俱斂容縮手其不畏強禦又若此居恒左圖右史
無一日廢學易箒時猶出手鈔古今文授諸孫曰亢宗

燾後不出數卷汝曹其實之君既窮老挾冊沒齒不忘
父書而不獲躬享其報悼君者遂疑天不可問雖然天
亦何嘗負君哉君垂老而天錫以難老之配君無家而
天錫以克家之子君富於學畱於身而天錫以繼起之
文孫賡一堂壽豈之風振七葉詩書之澤天亦何嘗負
君哉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知君之食報遠矣君二子長
道立字修之先卒次曰道登字誕先淳謹有父風所謂
克家者也孫四人諸生長吉而下俱彬彬有文繼君之
志者蓋於是乎在

忍嚴氏曰傳稱趙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其言叻叻
然如不出諸其口余向習君患難時斤斤繩尺者類是
及觀其登隴大呼山鳴谷應豈君之一身前後頓殊哉
立木告變學博閤默自傷者踰二十年一旦賫恨以歿
次君道成獨爭之而未能也得君昌言理奪發抒夜臺
之隱痛卒使孤踪永戢鶴表重光死不負兄遠不恫祖
庶幾哉可以風世而列於孝友之林矣余因君之子道
登持道成手狀來請遂次其梗概以為君傳使後之考
論耆舊者有所徵焉

文學里金氏家傳

一小傳

第一世

攷金氏司李公家乘謂元季家燬于兵譜牒散逸其可得而知者以司李之高祖克謙公為第一世克謙諱秉恭相傳為古婺蘭溪仁山先生後裔仁山嗣紫陽真傳列婺州四先生祠自克謙遷虞而後金氏以詩書孝友世其家淵源蓋有自云

第二世

子實公諱廷秀克謙子生于元末洪武間因賦役謫戍遼東生二子長孝子庸次工部亮亮貴奏調伍籍錦衣衛為授廩製產以給軍需今之聚處金陵者一為庸長子珮珮子聖一為庸次子璠璠子聲兩支繁衍幾數百指皆孝子一人之後

第三世

孝子伯雍公諱庸子實公之長子也父戍遼東之廣寧將行公謂繼妻蔣曰父行戍子能安居乎雖母老子幼理當隨行我從父于外汝養姑于家各盡其職毋相念

也未幾父歿于戍所公亦相繼歿妻蔣氏以節聞具載邑乘

孝哉公之萬里從行也有父在生死以之矣向使臨行時稍一轉計頃刻生離曠野予子不扶持父心安乎荒沙慘歿子不視斂父目瞑乎自公毅然請行一門之內蔣以節顯亮以悌顯璠以孝顯三百年敦睦之緒皆公從親一念啓之金氏世德斷以公為第一人

工部慎齋公諱亮字伯熙子實公之仲子也洪武二十

一年由歲貢入監詔拔學行俱優者十人公與焉其選授工部主事奉命督餉赴邊還朝晉員外郎再命往四川採宮材四萬九千餘還受寶鈔襲衣之賜督造承天門鹵簿金輅時多株求為匠者奏免萬計市筏龍灣却絕賂遺人皆德之轉郎中此邑誌紀公大畧也載考家乘公孩時喪母繼母曾子之恩勤並父稍長兄一意治生公一意治經游邑庠亡何父兄淪歿孤寡纍纍兄子璿五齡璞未碁公曰有二子在兄不死也撫育逾已子為之延師授室二子稍知書乃作詩十一章勗之又命

二子構堂奉母請篆請記告無憾于父兄今讀貞壽堂贈言因心古誼概見篇章矣

金之先布衣世德乃篤生二難開百襪敦睦之宗一以子殉父一以弟殉兄各善處人倫之變其子孫繩繩豈非至性格天天必祐之耶廬陵昌後之銘至今益信

第四世

孝子公璿公諱璿伯雍公之次子也性度坦夷人犯之不較早失怙善事孀母蔣奉甘旨候定省勤而無間母

亡哀毀居喪三年未嘗對客語笑邑乘誌公孝義
按公五齡失怙母僅三旬飲食教誨惟季父是賴稍
長偕弱弟璫戢童心以治本業教先率謹兩無負焉
母年五十季父官繕曹始各授室成家力行孝道四
十年中哭其弟再哭季父荼蓼備嘗之矣母壽逾古
稀克盡志養終身孺慕殆猶是與草窩誌公歸之式
好知公淵源於家教也深矣

第五世

庠士敬軒公諱蘭字德馨孝子璫之仲子也璫長子聲

與從兄聖俱以祖役繫籍秣陵公獨承遺業居河東倉
巷即孝子積穀塲也明初伍籍例禁應舉迨法網稍寬
始得備博士弟子員紹從祖一經繼公者為公之伯子
定叔子寬詩書之澤駸駸盛矣

金氏子姓凡十支公之後居其七其餘慶正長也昔
孝子闢第河東積穀委巷今倉巷之名實由金始鄧
志但云在花園巷後姚君私志則云倉巷以金亮家
倉得名而博士一記尤詳之附紀以補前志之闕
介實存菴公諱簠字原潔思慎公嗣子也思慎為工部

冢子公以猶子入繼太宗規言槩行一稟宗風膳餐潔
矣尤致謹於祀事曰吾以追遠教後俾知本源也師範
飭矣尤致嚴於子弟曰吾以一經貽後俾知手澤也生
計勤矣尤盡力於播穫曰吾以務本詔後俾知稼穡也
年七十延重賓筵子孫耕讀世其業咸奉公遺教不衰
余於公重有感也嗣續之際人紀闕焉不明乎所生
之義則毛裏等諸空桑不明乎所後之義則類我等
於行路嗚呼推而上之其初皆一人之身也生我成
我恩均罔極公能兩得驩心斯瞿侍御之所以獨旌

其孝歟

第六世

貢士思敬公諱寬字惟裕庠士敬軒公第三子由邑廩
生應正德十二年貢為諸生時每與當道諍民間是非
利害人戲稱為金科道云既貢丐恩冠帶卒載邑文獻
志

按金氏通朝籍者皆起自丙科工部當國家儲才之
始拜官即秩至于公即廣文一席猶不及待然峻氣
摩霄德心收族真文行克兼哉公嘗以貞壽卷冊索

東湖錢公手題稱白舊家文獻而公誌復出錢手亦
公家譜牒佳話也

司李思存公諱鶚字世英存菴公之第三子也太學
生謁選居上考拜廣東肇慶府推官肇慶民獠雜居號
難治公涖以清謹治獄不苟蔚著聲稱嘗平德慶州猺
獠之亂不煩兵甲不費糧餉一以恩威宣撫下之歷署
陽江新興高明恩平篆事四邑皆殘破地賴公補葺更
新之武廟登極公攝守表賀卒於南康境上
公為工部曾孫祖以明經拜郎署孫以上舍司都平

遭逢異數先後同揆公之女孫歸我王父締姻粵署
故所述政績尤詳至如保墓木祠春秋葺家乘廣修
睦事皆闕倫要者遺像儼然墜言猶在兩家子姓是
訓是行不獨高曾規矩居然鄉國典型也

第七世

貢士小澗公諱萃字子正思敬公仲子少承家學食餼
于庠以例貢入太學名噪南雍顯揚未遂卒哉有子不
替一經之傳

金自敬齋公親承冬官庭訓子弟彬彬多文學士及

公兄弟又三世子終矣遇則為冬官為司李不遇則為惟裕為我公北城先生稱公傳家有經詒爾有穀後人其念諸

河史守澗公諱甸字允治一號慈麓司李思存公子援例赴京省祭任湖廣江夏縣河泊使孝友仁厚恪守宗風扶父櫬南康江行感反風之異事孀母尤謹惜長才小試馳驅于外者九年晚享歸間之樂重慶守陳諫為之誌

嗚呼此我外曾王父慈麓公大畧也公外負四方之志內循六行之恒我王父周旋粵楚親承提命即奉外家身教整束宗盟俗推我山塘誼族猶公芳軌所及也仰瞻遺照為之肅然

第八世

廩彥夢澗公諱和字節卿小澗公仲子賦性剛特有父祖風父歿依伯氏以居伯氏不能保其居公負墻而立厲聲曰祖父歿此期守也去此安歸伯氏慰遣之賦舊家燕子之句意愀然也既游黌序試輒高等一時少雋爭環侍說經各滿意而去邑之被教澤步天衢者後先

相望公獨九試不第癸酉報罷悒悒而亡公少失怙無
改父風壯失偶義不再娶晚而失業猶樂為德于戚里
至護持立木整頓宗盟有患必同有侮必禦皆公二子
後勁之力

余不及侍公函丈猶憶長公復祖為余族伯愛壻次
公率祖為余先伯父內戚嘗奉光儀聆緒論大抵皆
崇尚風義不逐時趨者每慨薄植之家驟登一第曾
不再傳而聲華歇絕孰與公一經五世四廩膠庠邑
號亢宗家稱世學天之蹇公一遇豈非篤于祚公哉

耆碩百川公諱諫字汝忠慈麓公幼子生值家運中衰
力以保護先塋為第一事葺丙舍繕墓垣植松楸禁樵
牧墓祀廟祀歲凡三舉少長畢集公身為率先母敢有
一人怠趨事者墓在北山小澗喬木叅天春晴秋爽公
未嘗不徘徊其側既又哀刻家乘告成事于先人晚以
德行推重賓筵會恩典優老邑大夫以公名應詔錫予
冠帶復其身家子肇祖蓋公晚年所得者

襴甥鼎曰余少侍王父得從公杖屨者十餘年公長
身嶽立巍然長者崇黨舉讌滿座春風嘗與先王父

引觥對飲更闌燭灺公竟夕無惰容有道風儀至今儼在

第九世

耆士成所公諱振祖字子發敬麓公子幼徙居王墅家
人以餘力治田公獨以全力治經曰吾蔗菘硯田懼書
種之荒落也弱冠抗顏為弟子師持身嚴設教寬歷師
席四十餘年半在吾宗黨間尤善理宗政丙午以前百
川為政公佐之丙午以後公為政昇宇聞宇諸君佐之
終公之世歲無匱祀祀無愆期族之人無有扞文法以

貽先人羞者公齒行既尊及門爭舉公以光賓典公咲
曰吾生平守口束躬祇期不愧暗室耳諸公辱我衆中
耶提樽散步一醉我于長林之下不亦快乎乃卜良辰
選勝侶肴俎雜陳觴奕間作諸生循澗而坐觀壽翁之
頽然而醉也自後家州牧復延公課孫者二載至
辭世有子四人以力田世其業

某少公二十八歲誼雖中表情同一家徃先子屢舉
子不育公為愀然迨余兄弟肩隨湯餅之叙公未嘗
不與與必歡然每館舍節假必過王父所流連三四

日戒兒嬉課字義及余兄弟長而授婚公則曰慎選
德門既而遊庠公則曰志期遠到棘闈之役公必先
期宿我家以待急足之至情誼孚切四十稔如朝昏
其古道僅見者哉

第十世

介賓峙晚公諱增夢晚公子世載令德稱素封至夢晚
而中圯且艱子禱于句曲娘七月生公形貌瘦削越數
齡精悍之色包舉身外自敬軒公而下四世單傳一經
遞衍至公則聯舉四子俱嶽嶽有丈夫氣公乃刻意延

師課子傾箸不顧既而伯仲成家季子成名及見冢孫
之名噪于庠也推與賓筵優游蔗境以灌蔣銷其歲月
以吐納養其精神長子逢泰字伯和即諸生奏之父次
逢隆字仲熙為公力保故廬者次逢慶字叔雲甫娶而
天季即博士君逢瑞

胡子蓮之述公曰方夢晚府君之走數百里而禱也
凌蒼岬捫幽谷皇然四望茫茫有隻影之悲焉孰知
數十年之內後系繁昌至是嗚呼福大于身神相之
矣董公有言鶴骨而俠龍性而馴素心耿耿至性振

振殆為公傳生照云

第十一世

庠彥昇字君諱逢揚少晚公伯子性簡重不苟言咲幼讀書攻苦夜分不寐初應臺試適江陵柄政減取士舊額什之八隘進途君一出即入彀隸郡庠遇事有特立獨行之概不鹿鹿與俗子伍慨門祚不振畢力支撐干城舉族垂六十年有子陞字爾玉庠士中錚錚者先君一年卒君壽八十有四子壻胡蓮述遺行云君長于余二十有六以齒論峩然父事之列君必退

居姪行其與人接概粥粥如也辛躋耄耄遺經不替天之報施豈爽哉

處士聞字君諱逢嘉號虞麓少晚公仲子幼穎異以家道中落廢硯席執黍稷佐其兄攻舉子業獨以其身給堂上膳餐肩戶外賦役事凡大徭役能悉數利害高談危論聽者悚然崇禎九年君身樁里役見運弁恣橫奮臂直前曉以部額懼以詔旨官旗語塞矢石相尚一時直聲震四郡部使者上其事得減耗以萬計皆君之力也事詳江上趙孝廉傳中子二今諸生秀士字藍玉與

從兄奏同事葺譜者君仲子也

金族多賢以布衣不侵然諾能侃陳時弊為邑中公
事當半臂者惟君一人傳稱其危坐達旦大書不可
以拒奔女則其秉正不苟植德無窮匪獨俠行雄一
鄉矣余卜其後之必昌也

學博天符君諱逢瑞號劍崖峙晚公季子少從師委巷
易衣併食風雨無間日旰不歸歸則焚膏獨坐肆力搜
討天啓辛酉游庠崇禎辛巳食廩順治辛卯貢大廷甲
午司教碭山庚子解職歸卒君在家勤學在碭勤職讀

書課士之暇時託詩歌以寫性情讀君所為先塋古風
倉巷記畧及碭令夏公譜叙君何嘗一日忘先澤哉以
仲兄幼子弟為後今有二孫行事詳甥胡蓮行述中

憶君捧檄將行余謁於其廬晤語移時慇懃致別方
羨吏隱清芬超然物表而君念宗老之零落為之泣
然其情深古誼猶依依在眉宇間也乃教碭未六載
飄然旋里尋即辭世能不傷乎使天假歸田之暇加
植立木重光世譜君之志亦君之事也家風不墜是
在後賢

外傳

金節婦畧

金伯雍妻蔣氏邑人蔣均實女也笄而歸金有二子曰璠曰璞當伯雍從父成所璠方五齡璞猶在襁氏藉家業之餘緒內不失姑養外有以供舅之缺乏舅歿而夫死孝蔣年甫三十慰藉其姑以天年終氏年逾七十法當旌表行勘未報載邑志

嗚呼世之為人子為人婦者皆不幸而以節孝名然以子孝而成母節者有矣未有以婦節而成夫之孝

成子之孝成一門奕世之孝如蔣氏者也夫辭婦以長征俾舅也瞑目則成夫之死孝婦代子以共職俾姑也考終則成夫之生孝邑乘表章庸行登名孝義之林則成其子再世之孝家牒誦揚貞烈引人不匱之思則成其後奕世之孝越五傳而有烈女殉父一事豈非大節之留貽遠哉

金孝女畧

金孝女者名孝細金訥之遺腹女也生而端慧長嫻女紅熒影孑形倚母為命居拂水巖下相守十有七年母

以貧改節女不能阻即慟曰天乎我金節孝之門一至
此乎從我父地下吾事畢矣遂號痛服麻衣自經父柩
之前陳大叅錫玄為立金孝烈傳文學繆茂弘跋其後
邑志女貞首載元末丘子淵女端一為兵所劫投急
流中死嗣後母女齊烈者志不勝書而如臯二烈尤
著要皆為強徒勢刦一死自明若孝細者本無死法
也且以義殉父以死諫母豈非至性勃發有大不忍
于父若母者而然乎孝哉女於金門為烈媛于吳會
實稱女宗云

卷三 祭宗伯牧齋錢公文

氣鐘光嶽兮藻掞天庭沐日浴月兮走電鞭霆捲百川
而歸學海兮掃羣翳而炳文星鏡古起大撓之甲子兮
觀書彙唐庫之丙丁才配龍門之作史兮識高河汾之
擬經起代衰而懷蛟吐鳳兮錄琬琰而頭白汗青眼空
四海兮胸着千齡出入於天心月脇兮鏗鉤乎馬帳揚
亭紹金華於吳黃之後兮參太僕於歐柳之間學貫天
人兮喜動龍顏單行千古兮藝苑榛刪含顏吐沈兮蹂
馬躡班笑蜉蝣之撼大樹兮秀千尋而絕躋攀時賦歸

來兮名重如山半野浩浩兮十畝間頤情樂志兮蟬
舍漁灣天下望政事堂之任兮寰中唯靈光殿之存名
冠鳳閣兮道高鹿門揮灑巨靈之山水兮元氣貯乎崑
崙錯縱五老之圖書兮河雒任其吐吞地濤天霧兮淚
洒乾坤晞髮行吟兮心誰與論皈命空王兮雲龕朝昏
香林性象兮匠心掀繙周情孔思兮晚悟歸根箋註釋
典有赤幡白牛之天神守護兮訂攷群籍與絳衣縹筆
之佛儒並尊干城世道兮手障瀾翻荀里鄭鄉兮親炙
瀾源五福既脩兮三達誰倫一朝騎尾兮千秋不諼某

寺才愧子雲之侯芭兮義慙叔敖之優孟鮮効甫匄於
煢煢兮徒共憂心之怲怲唯公隱恨不能如叔孫昭子
祈死於二十年之前兮然盈虛倚伏雖籤鏗亦難自保
於八百年之後公有孝子文孫兮倚天心之默佑詩與
少陵香山上下兮文與昌黎廬陵為再覲在天為星辰
兮宜其世薦馨於俎豆雖蕪辭不足以招雲車兮聊以慰
藐孤之在疚尚饗

祭餘姚令王中恬年兄文

嗚呼余先祖執經於兄之曾祖自艾公先君子與尊甫君年伯為平生莫逆交稱世講矣余同仲弟方輪束髮時與兄連硯操管兄偕仲鼓篋後余三人析義賞竒靡明靡晦既而兄館他氏節假輒過從各持新篇挑燈相質遑遑達曉或偕陟山巔盡出下帷制義坐石細論以為常暨丁卯同年五人誼加切百爾經營捍禦吾兩人未嘗不同力壹心至辛未仲通籍後吾兩人公車偕往復歲壬午聞余仲保陽之訃兄哭之慟卯翼二孤與余

肝膈同也余棄於時君家父子同榜為海內制科盛事旋以滄桑變換不得大展懷抱四愁五噫之歌吾兩人如曩時呶唔一室中以余之運蹇有懷莫訴兄已洞悉於家人告語之所不及嘗為余不言而神傷或困踣而謀所以掖我或沉疴而商所以療我或憫默而計所以慰我此余心與一息以俱留恒終古以悠悠也天之阨余者甚而厚兄者倍至兩郎君竭誠養志兄得優游晚景極天倫之樂一堂四世二方八慈長祥未艾斯世之景星慶雲竟不得長在人間忽焉遐逝余之筑然能不

悲耶今春之三日余陸壻次公飯兄於嘉蔭堂中健步復健飯余心加喜兄復規余曰吾兄生平遇事輒以身奮盍假手後勁為息肩余唯唯謝而別仲春十六日候兄榻前神氣稍減言笑如平時余以二十日卧疴甫旬日之隔而訃音悼聞力疾一視嗚呼痛忍言哉以兄之孝友岳家政惇史著鄉評經義茂家學教澤在士林余難更僕數祇陳吾兩家之世誼交情以道余之悲咽嗚呼晨星落落崦嵫茫茫敬鳴胸臆老淚淋漓歆茲春酒來自帝鄉哀哉尚饗

祭大方伯曄翁貳配孫親母金孺人文

呼嗚公父文伯之母之朝而績也是以機杼教其子也
齊王孫賈之母之夕而倚閭也是以門閭誨其子也若
吾年親翁大方伯曄翁孫公世濟其美克昌厥後以詩
書禮樂為機杼以塗暨丹雘為門閭內多欣助受祉無
疆金孺人之成勞徽懿中外流傳後先攸賴余于孺人
之令女歸余姪封者溯厥本原知珩璜琺瑯之教實繇
母氏焉金為吾里古司徒名裔孺人如周伯仁之母為
門戶計少歸方伯勤儉和敬有葛覃以下諸詩之風當

方伯公不家於官孺人則內忘官舍不官於家孺人則中勸家棟夫風人之有膠木螽斯誦后妃為君子綏福履繩子孫雖其后德所致亦嚙星江汜之引命自安有以相感使然金孺人之感動中閨也至矣若其渡江息鯨波之險栖野弭伏莽之驚繁役應竭澤之求貧漁塞漏卮之罅誠能格天識能捍患迺出於巾幗而丈夫者豈不難哉自方伯僊逝撫四歲孤茹荼嚙檠迨孤成立駸駸雲生足下孺人猶勤女紅不怠以機杼為教無異文伯之母也孤為名諸生有四方之交孺人猶倚門倚

閭以門閭寓誨無異賈之母也鳳誥霞帔孤方期報慈氏于長年而媮星不耀孤失恃而予封姪與姪婦有同感焉為孺人懌者繁祉介福有待後賢瑤島金堂宜招淑媛醜酒敝詞靈其鑒旃

祭工部員外趙前之年兄文

嗚呼嗟浮生之噩夢悼良友之云亡惟老淚之不堪彈
抑心期之疇與語天水氏之門第聲華吾兩家之交情
譜誼所不待言猶憶歲當戊午邑士之游類林者六十
餘人余仲方輪附驥一時同人輩莫不旗鼓相當蜚英
騰實余長于兄九齡空慚老大兄顧不自少而收余熱
車笠之盟論文講德操管連硯自後同遊白下同聚公
車雖平居笑語相對必莊雖旅次盤桓相勗必厲兄奉
叙州府君庭訓諸子各授一經兄專壁經改治春秋八

閱月而貫穿精工如專門名家不自知精神之耗瘁也
用是聯飛子丑六載方州政成告最二十年来傾心向
余者信余之不市貌交能以氣誼相許也癸未宅憂里
居而覆巢之禍作甲申痛遭國變乙酉候補工曹從傍
側目者爭下之石迨戊子匿影郊外庶幾丘園樂志書
卷頤情而含沙之射暴客之乘層見叠出兄之瀕於危
者屢矣十餘年来患難必偕者信余之勞怨不辭而始
終以氣誼相許也庚寅以後波浪漸平天日猶在余偕
二三淨侶同展華嚴兄欣然同事風雨必集力疾必赴

會有西河之慟乃專意課孫以耆于成歲丁酉余家以
澄江世籍命兒應童子試為狂生所阻兄兩贈斧資屢
頒手札期在必伸以王吾家子弟于成邇年余門有意
外之訟兄庶知佐聞有人囑余謹脩仍勸余虛聽之癸
卯余觴兄花甲甲辰兄亦觴余稀齡兄嘗告余曰孫枝
孱弱尚須天假我以生余告兄曰俗累未完天未必輕
予人以死嗟乎豈知頻年以來衰端各見又豈知余之
病在兄未病之前而兄之變乃在余久病之後乎計聞
至今意忽忽若有所失今又匝月矣謹叙始終相信之

誼薦一樽以寫悲悼而余之為兄慰者家運正隆文孫
力學仲氏鵲原之誼真至德門鳳梧之蔭方長其護持
贊勦俾之誦清芬而揚駿烈正未可量凡亦可以含笑
九京矣哀哉尚饗

祭河道僉憲無盡邵君文

嗚呼世風晚晚友道蒼涼親情鏗薄如無盡誼敦古處
足以風勵末俗者設假之以年鑄鍾鼎而光竹帛其功
業寧有涯量亡何木壞山頽哲人早萎使山陽之老淚
頻揮南州之絮酒空奠痛忍言哉無盡之可悲者惟是
壽未醜德位未展才天各一方喪我良友痛忍言哉邵
自耻齋先生以來倡明正學一經遞傳至公興太親翁
言坊行表矩步繩趨儼臯比于絳帳隆孝友于天倫篤
生無盡胚胎前光淵源家學英英勃勃鋒不可當新淬

之鉅穿札之鏃一戰而捷于丙子益下董帟留心世道
為孝廉者十五年成壬辰進士兩奉 恩詔南旋上稱
祖母九十觴封翁七十觴五世一堂亦盛事矣迨分較
禮闈鼎甲出自公門一時咸服其鑑夫以無盡之才倘
歷仕臺垣出秉風憲必卓然有表異之政顧迴翔郎署
垂二十年始 簡治河焦心勞思無片晷之暇俾水安
其瀾中邦底定告無罪于

天子乃殪焉朝露盡瘁殞躬此其位果足展其才乎壽
果足酬其德乎余與無盡亡年益友始為文字之交繼

為梵唄之交當邑令湯公時雅欲表章名賢興復古勝
無盡與余同心襄力實左右之追數生平豈特葭莩之
親誠亦道德之契也余邇年來卧疴杜門夙昔知交漸
成晨星之感無盡遠頌廉俸手教諄諄余遣見徃省未
幾而稱疾之信至尚謂其傳之未真也延醫之使又至
猶謂扶疾可以生還也孰意訃音悼聞噫其信然矣其
傳之出于真矣痛忍言哉然無盡夙叅禪覺當了然于
生死之故宰官示現金粟重来今其在珠幢寶樹間乎
至垂裕之業文子文孫奕世而光大之又何量焉余既

不能素車白馬迎無盡于江干今靈輶載旋執紼可效
惟辨香一縷漬酒盈爵以侑蕪辭于几筵無盡有知尚
其翩然而欣聽之也

海陵契此江年况哀辭

光分太乙兮祥感長庚文通雅藻兮廬守廉名雷霆精
銳兮風霜晶英志雄北海兮文學西京子安舌織兮王
韶目耕燎麻燃糠兮案對短檠石倉海錄兮書擁百城
含光醇德兮為世作程如玉之素兮如淵之清神厲九
霄兮志凌八瀛容以道肅兮義以氣誠外炳四夔兮內
榮三荆力竭子鵲兮曾瓜穎羨古訓是式兮無忝所生
躬砥百行兮望尊五更屋茅頂蓋兮書卷腸撐蘭馨百
晦兮芝馥九莖尚論千古兮求友三明辛酉玄冬兮襍

被江行國恩掄選兮新句齊賡余慙糠粃兮君吐鏗轟
壬戌北上兮隨共南征廣陵分袂兮不盡衷情甲子賓
興兮白下尋盟析疑賞竒兮燭短劍鳴乙丑清和兮延
余南薨子弟橫經兮主賓同聲山岳胸填兮琅玕腹呈
是冬送我兮邗溝颿輕丁卯聚首兮金陵霄瑋文行鏃
礪兮志誼深閱是秋余孤兮為余怵怵哀死唁生兮卷
軸淚盈從此契濶兮搖搖心旌一歲兩函兮飛渡木罌
戊寅枉過兮一笑相迎館余丙舍兮為採江蘅魏叔同
遊兮窠芳飛翼掘雲端嶸兮採月坳泓釜峯送別兮獨

歸丙營雙魚往復兮永矢幽貞乙酉構變兮世網交嬰
寇橫江壖兮君家覆傾書來告哀兮余為震驚長君過
虞兮握手盱衡子丑兩稔兮共飭青精優游山房儒籍
論評聞痛西河兮唁辭涕并客秋得書兮知君愁縈今
晤阿咸兮哭君砢砢云以首夏兮崇于三彭疑信未定
兮腸迴目瞪阿咸言真兮中心如醒西州悽愴兮黃壚
不平素車白馬兮有懷砉砉啣悲盡傷兮月落參橫文
壇彫謝兮海去長鯨禮園寂寞兮露冷朱纓遺經滿室
兮迥勝金籬銘旌表墓兮尚俟老成余詞草草兮余心

惇惇

虞邑先哲圖跋

有明三百年吾虞以名臣炳國史以節烈壯山河以禮
宗蔚風雅比肩接踵未嘗不與有商六臣中之巫氏得
南方菁華之言氏輝映後先昔我有先正典刑不遠此
圖其較著者與中有目光如炬具山嶽威儀令人悚魄
動容者有天真爛熳如祥金入大鑪火烹煉精光向水
晶宮涌出者有生前樁柱名教流傳諫草令人想見其
法音雷震歸忠孝為性種者有以文瀾學海沾溉當世
如天瓢在手一時飛蓬小草漂沉於滴水及鬢之頃迨

歸四瀛而澄瀾如鏡者有以經術為儒宗以道風為文
範王河汾之教旨董江都之正誼猶有存者有清操孤
標如在天外亭亭歲寒松栢詠其詩亦若孤雲之自怡
悅者至若孤撐半壁力盡移山心窮填海血碧汗青即
此後起之文山秀夫已足重吾虞於天壤間吳中向傳
先賢畫圖在虞邑者不下數十餘像其披圖瞻仰考核
事實近採明代三十餘公屬永暉張君手繪各繫小傳
非敢曰表章前哲聊志夙心景慕并用以示後云皆
康熙九年庚戌中秋忍巖王夢鼎識

跋金氏貞壽堂藏冊

右貞壽堂詩文一冊邑先達起部郎伯熙先生手筆暨
諸名賢贈章三百年金氏子姓世世藏焉今年夏先生
十世孫奏偕其弟秀士以余為金氏之彌甥也携以見
示拜讀之下竦然起敬曰天之克昌金氏也有自哉洪
永初造功令方嚴人堅肥遯邑中惟止菴思菴兩先生
用經術起家大有為於天下而先生處父兄罹變之餘
獨能從容履道為邦先哲為國勞臣誦茲墜言生氣凜
凜顧念歲久編殘卷軸脫落遲迴半載會吳趨國工至

邑亟令易卷而冊諸同志載賡新章彙成雙壁嗟乎金
有時而銷石有時而泐惟此忠孝至性亘古常存先生
惇行在閭評忠勤在國史為之後者服疇食德仰承昌
後之餘休正未有艾然則天之不朽先生者固自有在
又安藉此筆光墨氣垂名霄壤哉冊成敬歸二君善護
手澤余小子僭書簡末附紀歲年時

康熙六年丁未小春後學王夢鼎忍嚴氏謹識

勸書華嚴經緣起

余幼受韓毛長探瀛雒既而持誦貝梵雖智海茫茫已
知世間一切語言文句皆半字義也自丁亥夏與邵君
無盡訂語舟中結塵外之契無盡以龍樹後身讚歎華
嚴為法寶第一是冬與僧印石縛禪山棲印石謂余曰
若自書若教人書要以弘通誓願墨瀋皆化雲也余乃
命書史受事凡四閱月竟又十閱月裝潢告成余爇香
頰水而誦之彙剝塵於華藏覲樓閣于性海雄文圓教
永護山龕是為華嚴部第一嗣是捧觀者競勸手書聞

風者咸樂口誦處處法幢重重帝網余將樂有南詢地也一日有僧持數卷示予曰此某師手筆以前秋劫灰餘燼僅存什一惟善信續書完好余即出所藏全經授之乃謀補葺殘編屬同人分寫不踰月而竣是為華嚴部第二子丑兩歲願書者雲集剡藤玉版貝葉流傳因集邑友之能書者數十家卷以齒及首帙則八十一宋翁書之是為華嚴部第三又集四家子弟之能書者一姓廿卷而行願品一帙則牧大師成其勝是為華嚴部第四夫因文見性見性成佛諸君子伸紙臨穎時於一

佛光中悟諸佛相於諸佛光中無一佛相未審諸君子證得何等解脫門也淨心相續智果常圓諸君子與余永在華嚴法界中矣

病中紀夢

余困痿痺之症呻吟床褥已一易春秋矣疇昔之夜夢步山中層岡複嶺蒼崖峭拔予攀蘿躡嶮直踞其巔仰見皓月凌空練光澄澈若身置銀色世界中心曠神怡致足樂也俄有衣冠儼然鬚眉皓然者揖余而前叩之知為張止菴先生洪也晤語之下余出袖中卷索書先生灑筆拂楮疊書二思字于卷中且謂余曰我名當叙列于此余時若心領其意覺而不得其解夫止菴先生文章德行彪炳史冊距今已三百年所一旦神相契合

良非偶也昔先生世祠在邑之東北隅為里中某據而有之予于辛卯歲昌言當事捐貲恢復又素珍其手澤獲之不啻拱璧己亥夏五倩吳門張永暉繪邑之先賢像首列先生于前中心向往誰昔然矣予之神交于先生而先生不遐棄我者其在斯乎其在斯乎因力疾披衣聊述數言以為之記時康熙癸丑年三月一日也

始祖以下三世紀畧

卷四

我王氏自太尉公扈蹕南渡繇汴遷吳子姓散處蘇常兩郡間里第難稽惟東沙諸泝故牒猶存至有元之季而蕩析離居其為遷虞鼻祖則自學錄公始公諱裕字均才以至元庚辰生于江陰之須里公少攻經史長厲名節元至正中仕國子學錄欲以文章行誼表見當世而四方騷動進退皆窮公決意遁思與元配程夫人卜居邑之山塘里為偕隱計退處編氓庶其免戾豈意法網嚴密長子以睦鄰置喙遠謫滇南仲季戮力急難力

支門戶用寬堂上憂能使望八之兩親全身遠害偕享大年豈不善始善終哉公年八十而歿又四年而程母繼之年亦八十有一今讀程母分割紀年在永樂之己亥所載孝友大端訓誡嚴切絕無姑息語知公刑家之教伉儷播遷六十年尚遺草廬數椽負郭半頃知公力本之教仲季條授井井即匡床瓦注撥置維均知公儀一之教後人服疇食德繇來者遠爰啓一經相沿數葉子姓之以耕讀世其業者垂三百年嗚呼是為我王氏始遷之祖

二世祖雲軒公諱和字仕和學錄公仲子也以伯氏有滇池之役進承大宗且公弟尚少是有獨子之責於親值國法用重典征求杳至公色養愉愉所以寧親者百計迨兄殫迹天末輒南望孤雲朝夕流涕爰齋糧往慰戮力赴難者四十餘年兄老勾檄譁然公慨思以身代而法當坐諸子公乃割仲子代七年仲卒公復割叔子代是時公家壁立猶奉二人骸骨買山下葬歸然首王氏阡大孝永彰嗟乎論公之世法網初密募集方殷憶萬里之征人應一門之剝啄匪根至性曷克全身而公

明發孤誠眷原隱痛孝弟之極通於天矣有子五人籍其二以從戎而天益繁厥後謂非惇倫之報哉

三世祖啓軒公諱繹字曾啓為雲軒公季子少席父慈兄友之蔭有讀書懷古之思世祚凌夷家風樸畧公銳意繩先挺然振起復束躬名教動稟先民里中子弟之巷游而治處者相戒不敢過公門門以內晨昏不違羨人理之均調仰天性之獨至率其素履允孚家邦公歿四十年而立言當世者乃始稱為厚德君子以鏡于墓之石嗟乎公易箚時藐孤吟泣蕭然在茆舍中豈知天

福吾王氏即此四齡之子大元厥宗後系多衿帶之倫先達有貞珉之賜秋霜春雨世世勿替哉婦道有終子情不匱而公之餘慶遠矣

喬孫鼎曰草昧初造士君子爭懷遁思或匿其姓或子其身浮沉間閭謂可以免患足矣方梓邦廬墓之不問而遑寶其文獻乎先世占籍以來著述荒畧姓氏空傳僅於三世得墓銘一篇藝苑缺如良可太息雖然闕疑而存信古志也吾祖文明用晦一傳敦急難之倫再傳開詩書之緒用是胥宇一時蒸嘗奕禩其文闕其人

存三祖于是乎不朽

先高以下三世紀畧

高祖竹溪公諱室字民潤啓軒公長子也公四齡失怙
弟民用僅四月貞母季孺人躬育兩孤居山塘里之草
舍方是時遭家中落外內無依遺田畝三十有奇未償
夙逋之半猶不免眈視者母力護公於萬死一生之中
日夜孳蒲作苦以績視其讀書者十年公兄弟漸露頭
角始用釋憂母曰盍授婚乎公曰未也兒未能治其身
邁征不力不可謂子爰刻意砥躬年十六遂抗顏為弟
子師端方正直見收先生長者之十年^門公兄弟克自暨

立母曰盍柝箸乎公曰未也兒未能治其家蓄畬不力不可謂子乃藉硯田為生計呂莊范氏設帳迎公歲終籍其挺脩幾何代權子母十年饒益母曰盍紓而父淺土之痛乎公曰未也兒未能治其冢舍畚插不力不可謂子方盡出數歲之儲為荒度計而母春秋高不及待矣哀哀一棺塵封草舍公益用痛心謀所以新其構者堂治移柩于堂寢治移柩于寢蓋一月而徙靈幙者三體魄用康乃大治塋宅以飭其堂垣門闕之觀而又乞衮椽章永賁同穴風木之恨差解初公娶於趙無子子從

子一訥公晚副龔朱龔生守竹公捐館之日各授田三十二頃有奇長嫡惟均又推產與其弟弟均哭之至為變髮手闢山塘一帶宅第相聯椽招層接無他姓錯址其間者宗族以此聚敦睦亦以此倡有挈產售公者如所請讎之未幾又召而益之久而復問其後人無恙乎優卹如故軍田一舉湯沐嘗供族以是不疲于征繕窮宗故戚未嘗一飯不在坐間有以緩急告者必厭所欲而去里有繇役請以身先邑侯至者輒高其誼以賓禮禮之弘治初比歲不登有輸粟拜爵之詔公用授散秩

復其身家名載文安公邑乘中而鄧管二誌誌公鼎新
劉武穆祠一事不啻屢書凡公生平勞苦建力克殫孝
思者皆貞母慈訓成之也趙母有相奏績龔母均平撫
育未嘗偏暱所生朱母妙年無子而能同保血胤嗣音
厥姑植兩世雙節亦足徵公刑于之教矣嗟乎公起自
布衣卓稱人傑二百餘年之內聞竹溪公之風而興起
者數世豈非王氏一人哉嗚呼是為我王氏創業之祖
嗣高祖民用公諱宜字民稭啓軒公次子生四月而啓
軒公歿自孩抱來母號亦號兄泣亦泣初不自知為無

父之子也長而抱痛鮮民輒上冢長呼曰天乎天下豈
有無父之人哉因長跪請于母曰孺子生不識父得與
聞墜言遺行庶吾父雖死猶生母泣然曰汝父初歿母
子三人蕭然草舍中耳不圖尚有今日惟是一棺在淺
土此未亡人日夕痛心者也汝父敦孝友而克寶其躬
劬詩書而未食其報宜也有志其務勉之無荒于嬉而
忘而父藜藿之勤也母習于侈而忘而父簡樸之風也
無趨于薄而忘而父敦本之教也公恪遵母教終其身
不敢渝至若季母之在堂也念伯氏食指漸繁命稍折

箸伯氏謝焉血淚俱下曰敝廬猶在吾何忍離之而公之敬其兄也益甚雖一絲一粟未嘗專出入兢兢事兄如事父以故終公之世寒不問衣饑不問食疾病不問藥餌二女女人不問鞶帨自出公歿而其家人衣食歲事猶仰給伯兄氏云綜公生平所不能得于天者三曰幼而無父也而公能以不死其親之心成無忝所生之志可不謂孝乎曰年僅半百也而公能以參苓有盡之年豎喬木百年之望可不謂壽乎曰終鮮血胤也而公能以一門順祥之氣衍奕世似續之傳可不謂昌後乎

公之得全于天者豈少哉公配楊繼瞿俱弗子有從兄民善公子瞿母目而噐之曰此子必昌吾宗吾舍此安嗣是時公歿且數年矣而議同築舍或以服屬遠近異辭母曰苟利大嗣^事遑恤人言毅然請之當道立愛一語鐵案如山嗟乎嗣續大事也誰主宗盟至今孀母執言上聽繡衣之斷今訟牒猶存閱之可為三嘆然自槐川公入嗣而母子相安兄弟相友宗族戚里相敬慕僉曰民用公之善而有後也公孱而瞿母以剛濟之亦代終之義耶

嗣魯祖槐川公諱畿字良本民用公嗣子也本生祖父
以來代多潛德至公益溫恭自矢敬事嗣母孝謹有加
遇先世伏臘忌辰雖魚菜之祭必躬必虔虔昆季依依
一體有易衣同被之風又善調人骨肉俾式相好卒本
之衷情愷篤里中人故樂與之游推為祭酒邑賢子弟
多出公門性甘澹泊計所受嗣父一椽僅蔽風雨負郭
一頃粗供饘粥家有隙地為植蔬菓蒔花竹晚偕二三
兄弟飲酒賦詩量晴課雨以終餘年本生之業要非公
所知也公無子子守竹公之子仰槐公公之遺言有曰

曩從二世祖分支余以民善公子嗣為啓軒公孫今之
嗣吾後者即啓軒公曾孫豈非天哉鼎早歲猶及見公
故廬與高曾望衡對宇槐蔭森披五川楊先生顏其堂
曰槐川公因以自號而梓堂鄧先生繪圖賦詩一筆猶
存想見先達清風之贈即今瞻拜遺像見公角巾短褐
笑容可掬眉宇如生陳母皓首蒼顏裳衣楚楚彷彿見
皜皜之素嗟乎以公之行孚一鄉而天阨其嗣將無為
善者懼乎然溯西世嗣立之係源本相續迴接如鑲天
蓋巧于報我公俾續善人之後也

曾祖守竹公諱環字良恩為竹溪公副配龔孺人所出
並撫于朱孺人者也公九歲而孤事兄如父事朱母如
龔母長而個儻任俠家饒遺貲讓兄子不問及縣官更
繇迭起又一身肩之不令追呼之吏及兄子門恐妨誦
讀功也性良飲客至則飛觴卜夜必滿引三大觥始酣
然就睡或時偕一訥槐川輩登臨遣興把酒淋漓流連
花月之間公嘗曰我輩置之東晉間遇王阮諸人未知
誰為伯仲嘗念劉武穆祠手澤攸存輩敝鼎新神應以
雙燭遶梁之異為掾曾從事置篋還金人稱長者其他

賑貧恤乏疏枉持平陰行善事大都類此公少負經世
才鬱鬱不得志于時一日親友勸駕曰漢人以貲為郎
多為名卿君得無意乎遂乃散遣家貲俛首一命畧如
古太廟齋郎之職要之非公志也蓋觀古之游于酒人
如阮嗣宗王無功之徒豈真沉湎糟粕甘自放棄哉中
有所挾不得施于天下故也公讓產還金視阿堵如糞
土其志意慷慨寧復如啞啞錢奴沾沾自汨于貨利者
人雖不知公神蓋有以聽之矣嗚呼公跼蹐一世晚乃
鼓篋北征欲一見其奇而不得斯殆非縱情誕節一高

陽終其身者也天假之年其揮斥固未可量乃年未半百儵然厭世惜哉

先王父仰槐公諱會字希元守竹公叔子生三日槐川公抱為子性嚴毅不假人言笑獨趨庭容色婉愉朝於嗣考而夕於本生一忘其子之後於人一忘其後者非吾子守竹公即世宗長析產及公公曰某出嗣子也悉以所授讓諸昆及槐川公歿有二女公曰某嗣子也悉以所遺讓女弟教授生徒足不履城市者數年西塋變起痛憤交集凡公所為者極難耳蕭然寒素其為力難

族子干宗墓壞如滌宗人避螫斂手誰何其處勢難公侃然執敗類之尤者正三尺法復倡率吾宗次第恢復合祖孫五世經營不至供族子一人蕩覆他如赴仲兄之急難卹季弟之孤嫠免軍產之瓜分事關一本悉心力不少倦晚以葺武穆世祠表學錄墓門二事為無忝先人嗟乎前乎公者門祚方隆後乎公者衰宗再振惟公適當顛覆挽回甚艱而以韋布立物望之宗以孝思成再造之績上承先緒下啓後昆嗚呼是為我王氏光復之祖

玄孫鼎曰粵稽往乘如所稱伏羲文戴豳胤之流各子其兄子以昌厥後猗歟休哉吾宗前此無嗣立者自竹溪公壯年立長其後科名蟬聯聿稱濟美自民用公再世立愛子姓亦稍自豎立弗墜先緒天乎豈移根以繼者枝葉偏榮夫亦根本之地培植者深也嗟乎穀似盡爾延陵之高亦可無慕矣乎彼世之獨親其親獨子其子不明乎一體聯屬之義者可以憬然悟矣

先考毅菴府君行略

嗚呼歲在萬曆辛亥不肖夏哭祖冬哭母纔十有七齡耳仲季年邁少斃失恃惟吾父若子相倚為命又十七年而吾父見背哀哀飲痛念我二人一草厝山間一塵封戶下歿後抔土未卜與生前半菽不將罪狀相埒追維先大父意隘祖塋力艱改卜先府君既除喪而弗除也實為幽宮抱隱痛云日者勉營片壤枕虞山之北麓實府君手自經畫地不肖兄弟殫力疏築承先志也日月有時匪次一二遺蹤曷遯椽衮之錫謹按府君諱

嘉定號毅菴先祖仰槐公仲子學錄公第七世孫府君
生而個儻有鬚眉概數歲時先大母金孺人善病吾祖
吾伯父遠館江濱獨府君侍湯藥者經年而終不起仰
天長慟幾不欲生時萬曆癸酉秋也歿三日始克治殮
傷哉於時宗黨來唁者止二人先大父嘗舉此以誡曰
兒曹識之此二人者空谷足音大父義不再娶挈府君
僻處敝廬內無期近外鮮應門爨煙常冷日惟慷慨悲
吟叙述先世艱難家風敦睦為府君勵府君志加嚴氣
加峻風雨晦明堅苦自樹居亡何從祖獄訟繁興禍及

先隴府君挺然從大父後白當事悉返所棄地是役也
大父痛深立木志在必復而府君髫年執義凜不可奪
族之人因此知府君有從吾兄者府君子行也而年長
以倍時有縣官之役計收邑賦若干緡屬府君職其不
兄迫於催科擬權移所收以應府君執不可兄乃憬然
深重府君端方不苟為可恃也遂館府君而授糈焉歲
獲以供菽水踰年而葬我祖母又踰年而娶我母陸孺
人則府君年已二十有四矣前此飄泊風波崎嶇涉歷
之槩固為人子者所不忍言實所不敢忘也爰卜一廬

則僦居從兄端吾之東偏復念伯父遠離大父又僦西偏以共朝夕自此一堂相聚知骨肉歡大父性嚴重家人勿敢仰視府君曲意承旨為一霽顏又性好客客至則一觴一簸床頭自具不喜出家人手府君先意儲焉率以為常先是府君艱於嗣大父命瞻禮大士像乙未臘生不肖丁酉為王父六十壽期携祿中兒引觴堂下大父心喜明年戊戌仲弟生越乙巳季弟又生大父喜甚曰疇昔之夜神實命我名兒曰鼎曰鼐曰彝方是時先隴之在西麓者其一為始祖學錄公兆域鄰塚纍纍

幾難辨識大父未嘗一日釋諸懷府君為之立石楔表墓門其一為高曾藏魄即府君髫髻時執言恢復處也前此肩背少損府君更殫力復之周其繚垣加之封植邑西隅劉武穆廟為高曾西世鼎新不忍中圯府君不日告成大父鳩杖往觀快然前緒之勿替先高祖設田餉軍族子思有其利大父命府君歲籍之疆理得存單役不餒山塘一帶先世拮据成聚魂魄愆茲丙午即從吾兄舊址而廛焉丁未大父壽七十拜觴堂下則猶是高祖菟裘地也一椽如故祝履盈階大父為之暢然矣

辛亥仲夏大父辭世府君盡哀盡禮吾母鬱疾殘軀亦以是冬捐養痛哉戊午春權厝兩柩於祖塋之側殯之日遠近族戚無不至者非府君表表自樹則向之空谷足音不更貽先人痛乎府君痛吾母之不及訣也亦義堅不娶如大父風凡子女衣食日用薪水躬自經紀以及婚嫁脩脯之費無不備極艱辛至不肖兄弟執經師門也告諸族之為父兄者曰一日受業終身為師苟非其人子弟之膝不輕屈也實惟家州牧涵台鄭重此舉府君不量力而輒與之並典衣潔脯者垂二十年卯辰

間不肖兄弟受婚及廁名膠庠費倍劇食指漸繁生計日索然府君卒好行其義有兩從祖母孀居無倚府君迎養廿餘年歸土而後即安伯父省菴惟一子壬子夏伯母與其媳接夕而亡府君稱貸斂畢曰一廬兩柩設有不戒是重吾痛也遂謀葬祖塋傍而從兄又患奇疾尋卒府君痛甚隨命季弟禹子之伯父始解喪明之戚嗚呼府君同氣相愛六十年如一日也推而及於同族自先大父以宗長負族望而府君耿直愷爽又接武以倡敦睦凡侮自外者悉心力禦之不辭勞紛難解者執

是非平之不辭怨乃至大役大故區畫周詳以故族之家温者倚府君網戶而不給者有匱必周有婚必助有喪必賻五服內諸父行待府君以舉火者十有二人氏歿將營壙於祖墓旁而中隔數武尚屬他壤府君輸貲以恢其地而一氣之遺不使置垣外叔氏某客死為歸其旅櫬又婚嫁其子女俾生死無憾伯氏子某流徙他境遇府君於維揚旅次厚其資斧而歸之叔氏某少贅郡門中年無子喪耦并家於府君將閉門修誦以老至外祖母壽終則葬舅氏病歿則葬姨氏疫終則

又葬外祖無歸生事死事靡弗肩之則婿也而子矣嗚呼此豈饒溢而為之哉出自子錢家什居八九迨一介叩門顏頰為赤不應則或詬諄隨之然寧忍於徵發之交加而務行其緩急之性府君不以彼易此也蓋府君於情則寧過無歉於義則寧瘁無阻與人落落無妄交交必久而彌敬不肖兄弟稍聯朋盍亦復推誠小友相對如坐春風中如其某非意相加忍弗與較後或悔而求釋或慙恧而不敢自前意所不可即其人百計求容屹不為動戶以內經理一切罔不井井乃至事關通邑

亦若燭照數計豫章趙公令吾虞訪族兄某以水利通
湮土宜沃瘠人情險易之故族兄憫如也歸而商之府
君凡所陳畫愜當事旨以至親知有事卒然相告府君
心計手畫動中肯綮生平重然諾寧受人欺如某者敝
屋數椽佯就府君求售而陰伺之府君方假貸治工石
礎畢具卜以明日結椽而今夕他市矣嗟乎華屋山丘
誰克長享府君卒賚恨竣工聊歌山漆之章以自慰而
生計日蹙精神從此摧損矣癸亥元旦登六袞不肖兄
弟進一觴意忽忽不樂曰我內迫於家人婦子樵爨之

不繼而外迫於豪門健胥聲色之頻及安得若等早脫
青衿我差快耳明年甲子仲弟報至破涕為歡又以不
肖婦病醫禱靡寧乙丑冬病婦不起實深惋悼謂失一
辛勤婦也丁卯夏府君病劇不肖不忍就試府君促就
道已而手書數示不言病恐不肖落試事嗚呼誰意竟
成永訣也試畢趨歸已不及待腸寸寸裂僅視蓋棺痛
哉不肖罪可勝侈哉居恒趨庭示誠曰兒輩須是拓開
眼界自闢塗徑隨人跟脚豈是男子不肖猶記己酉秋
家憲副致疑族人籬寄府君糾宗抗辭義形於色憲副

遂心重府君蓋府君以峻峻貧骨歷落於愁波岷浪中
任物議之所推服訕笑陽與陰擠而卒不輕一喜愠不
苟一取與即旦不夕謀曾弗挫其振衣千仞之氣後憲
副官粵嶺遺書府君曰秉正履方無如翁者比得聯環
一夢翁報其不遠矣亦惟府君之正氣嚴性相感召云
易簣之日索筆大書曰吾正直守身六十餘年未嘗作
一苟且事出一纖刻語今得髮膚無恙瞑目全歸夫復
何恨嗚呼此可以知府君矣方府君少時并日而食族
黨中容有德於府君者府君不受迨昂首窮途持堅末

路斗粟壺漿旦晚莫繼而窮交故戚日滿座間一旦有
急未嘗不各壓所請蓋力可自食弗以貧故低眉志方
有為弗以貧故貶義使造物者贍以隆厚之資一伸卓
犖之槩其表著又寧可勝道然或歲寒自矢之心反不
盡見倘所謂為其極難者耶竊願邀惠鉅公擇一二可
錄者哀而賜之袞章以鏡於墓石奕世而下咸拜立言
之賜

先母陸孺人行略

嗚呼不肖之迷吾父也灑血數行稍陳一二窮堅之痛爰及哀哀鞠我逾增戚焉母孝事大父而不逮一日奉姑之報母勤作相吾父而不逮百年白首之依母以丸熊畫荻訓諸孤而不逮一人婚嫁成名抑不肖長兒也方母見棄兒年亦既十有七矣藥餌之弗具而致吾母羸頓匡床卒以不起罪一終事之弗慎而商貍首於子錢家木僅逾寸抱恨至今罪二抔土之弗卜而權厝於祖隴之右越二十年夢寐形影瞻依幽痛罪三負三不

道之罪以追述三不逮之母天乎天乎肝腸能不寸裂乎母姓陸氏外祖敬溪翁元配徐孺人所出也母幼未嫺詩書然婦德女儀不習而曉內外上下無不克宜二十歸吾父以不逮事姑歲時隕涕上事王父敬慎有加王父性素嚴重亟稱介婦賢饗殮簋簋不以屬伯母而賢吾母伯母性峭卞母一意順承謂吾父曰此夫子母事之者也敢不姑事維我伯父亦謂異姓之睦始於同氣友恭交篤二十餘年妯娌無間言則吾母柔聲低色曲全之益居多伯氏有子字之如子乳哺暄涼抑搔痒

佚長則視其婚視其嫁諸所助理皆伯父母意計所未悉也蓋事闕一本吾父摯然獨行其意母亦不言而共成之外祖家故貧就養於吾母母擊鮮進先大父即推餘以供外祖少喪外祖母徐孺人不知其墓則木主奉之沒身不替外祖年六十上有慈親母代申旨甘問視不輟太母獲登大耄正衾易箒於吾母之手事外繼祖母冷孺人忘乎其為繼母也友愛姨氏之適宋者見所同生如見母焉少姨及舅氏為冷孺人出者愛之一如宋姨忘乎其為繼母出也奉二外姑即亦母事之忘乎

其為他家婦也吾父年踰三十屢舉凡姊不育 娠而
生不肖吾母覆護百倍前兒夕不成寢寢必推燥就濕
婉轉懷中不令貼席甚至左手襁而右浣衣褥靡有一
刻恬者時大父之望孫也甚於父之望子母仰承翁旨
百方顧復不使堂上聞兒啼聲仲弟之生也少不肖三
歲而痘疹同時母身掖兩兒顧長則幼啼顧幼則長啼
母不得已日則乳仲弟於族伯母夜則歸寢側衣不解
帶四十餘日始得無恙辛丑生女弟乙巳生季弟又凡
四姪三子一女皆吾母身自哺育劬勞萬狀兒齒則加

長矣而母體日削加以終歲力作倍嘗艱勩一日之間
井汲薪斧衣澣器滌以至女紅績絰罔弗躬親既以攻
苦食貧安之若素而性復澹薄味稍醲弗御服稍鮮弗
御日用自奉膳外不輕摘一蔬燎一薪衣必數澣簪珥
自嫁時入篋者不更置兒輩衣履必布素不敝不改為
曰今後人師吾儉也荒椽卜居非有重門之邃母屏息
帷簾門以內寂如也有不給未嘗聞交謫聲戚屬相聚
未嘗聞笑語聲鄰兒里媪有終身不識吾母面者嗟乎
山寺春晴明璫長袖不肖恒詫為妖魅晝見其猶奉母

之教也夫痛哉吾母半世形神實敝於前後八妊前之
殤者厥志恫矣後之育者厥躬瘁矣吾父相莊二十有
四年又以大半遐征既深薪水之憂復切風波之懼鬱
鬱成疾遂不可療辛亥夏匍匐吾祖喪事猶力疾不辭
瘁迨秋杪而元氣漸索冬初喘作矣仲冬望夕母徐謂
不肖曰吾休矣粗服具在亟治一棺惜不待而父訣也
越數日夜成棺具而目瞑矣時仲冬之廿有六日也痛
哉歿之時子女戚屬環泣哀號季弟年僅七齡隨行孺
泣不自知母之亡而猶以為母寢也呼母不置迨蓋棺

而始覺母亡嗚呼此情此際腸寸斷矣為鮮民者亦知
衣之食之者誰耶教之誨之者誰耶母亡而父饑是問
矣母亡而父寒是恤矣母亡而父嬉遊是督矣然後知
母氏劬勞弗可再也矧可諉也自奉厝祖塋以來企望
山椒春秋飲涕而吾父亦痛心淺土展拜愀然曰安所
得片壤從而祖後乎嗚呼孰知入土之期吾父亦不及
待而卒同日以歸於其居也痛哉

先妻丁孺人行略

余家壯齡失儷自先大父以下及余兄弟凡三世而五
遘之大母之歿也年三十有六先母年四十有四仲季
兩婦皆年不浹四旬然仲婦相夫登第季婦成家且多
子嗟乎伉儷之際豈必盡白首相期斯稱無憾哉但一
事差解愁顏即造物相讎未甚未有以半世辛勤之婦
事一生偃蹇之夫既悼不年復悲弗子數載育鞠以我
御窮如余婦丁氏者也丁為邑古族聚居尚湖之南耕
讀相半獨內父景巖翁力田起家淳朴寡文族子斷斷

尋釁諸內弟俱年少不能外禦余婦再三慰解力請父以柔道靜之其於治家諸緒井井規畫上襄慈母薛孺人曉夜操作課僕以耕課婢以織課諸弟以讀蓋長女也不憚家督之勤焉此余婦克修女職之大凡也歲乙卯二月來嬪拜先慈素幃下淚承於睫先府君泫然曰孝哉婦惜不令慈姑見之迨事府君上食惟謹雖貧不廢甘旨雖極寒暑必躬自調治不假手爨下婢又時取辦於外家漿醴給鮮烹肥以佐視膳務稱堂上旨時府君家計日蹙累逋山積三黨之環而衣食於府君者日

不暇給婦以十指支持力日以殫神日以瘁終婦之世不敢告勞其待仲季也以禮處娣姒也以睦事諸從父及諸孀母之就養府君者以敬至與先妹氏周旋井曰者十年甘苦與共始終無間身不御紈縠足不涉廳屏耳不聞瞽詞目不識尼覲咫尺閨限訓女課婢約束嚴謹戶外鮮聞嘻噶聲此余婦克循婦道之大凡也先是余婦之居外家也一日之間粟取諸困布取諸軸蔬取諸圃比歸余而一絲一粒皆子母錢所積也婦憂之矣一門之內機杼相接耒耜相携皆用其力以贍其身比

比歸余而力指無一人食措且百計也婦憂之矣一歲之中享宴有節問遺有數斗酒之慰勞有時比歸余而餽恤之無恒也以日計咄嗟之取辦也以時計甚而饗殮升斗之亟需也以刻計婦益憂懼不知所出矣加以連乳二女余足再刖勞瘁憂苦甲子秋杪一病幾殆乙丑夏余以佛日問渡五狼婦先一日力疾歸外家入秋轉劇冬仲還里僅及一訣傷哉所尤痛者余江帆漂泊婦雞骨支離至以藥餌上煩吾父敝廬猶在訣別外家帶水相隔曾不得望故帷而返魄焉卒之日堂有反服

之翁庭無執哀之子長女伶仃牽衣繞泣次僅五齡哭不成聲傷哉時為天啓乙丑長至前一日也縉婦生平乙卯以前二十年為丁氏女布衣蔬食安然適也乙丑以後二十年為王氏鬼雖生者夢斷中炊而死者愁城永隔瞑然逝矣惟此十年作婦曾無一飯開顏且以余性落拓厭聞兒女喃啣以故勞婦向隅飲泣左支右吾之狀余心知之不欲問婦心領之不欲言鬱鬱不自聊而卒嗟乎此余婦當年吞聲靡訴而余今日追悼無從之隱戚也先妹氏嘗述余婦廚煙晝冷粟不盈掬為粥

以奉府君訶二女而自餒其腹者竟晡刻也先伯父亦
云癸亥之夏晨炊不繼猶百方出質辦伊蒲供為府君
祝誕晨嗟乎婦承堂上至孝襄閭內至順撫膝下至慈
殫十年之辛勤而不獲一日之報命也乎哉婦少余一
歲以萬曆丙申生年僅三十而卒女二長適蔣昱三年
卒次適諸生許丹心八年而孀丁丑臘月葬王父于報
慈里新阡婦旁祔焉禮也墓草久宿瘁骨將枯惟知我
者哀而賜之哀章則勞婦猶得慰於玄壤謹述

律